

新加坡唯一的华文文化双月刊

YUAN 新华文化

源

2024年·第5期·总期: 171 + S\$5.00



纪念陈嘉庚 诞辰150周年专题

- ◆ 陈嘉庚与新加坡华社
- ◆ 陈嘉庚与胡愈之的报缘
- ◆ 解读陈嘉庚著作的当代意义
- ◆ 林美琴 善于筑梦与圆梦
- ◆ 生命不息 寻根不止——王振春专访
- ◆ 蔡曙鹏：从新华舞台看新华文化



- Publisher
- Digital Print
- Graphic Design
- Large Format Print



多彩传媒

简介

多彩传媒成立于2004年，至今已有20年的发展历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作为一家致力于提供全方位印刷及出版解决方案的公司，我们不断创新，以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需求。

我们拥有一支技艺精湛的团队，包括经验丰富的设计师和熟练的生产部员工。他们通过长期的训练和实战，已经具备了高度的专业能力和责任感。这使得我们能够为每位顾客量身打造专属的印刷解决方案，以满足各种个性化需求。

核心业务：

1. 数码打印：我们专注于数码打印服务，以其快速、品质优良、色彩艳丽为特色。我们没有最低订单数量的限制，能够灵活地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是名片，传单，宣传册最理想的印刷解决方案。

2. 出版服务：多彩传媒拥有完善的出版业务体系。我们深知每一位作者的心血和梦想，因此，打造一个能够帮助作者实现出版梦想的平台是我们的使命。我们可以为作者及出版方提供从稿件编辑到成品出版的全流程支持，确保每一本书都能以最高标准出版发行。

3. 包装服务：我们提供多种包装解决方案，包括各类包装盒、易拉宝、台历，贴纸以及宽幅打印等。无论是设计还是制作，我们都以优质的服务助力客户打造出色的品牌形象。

4. 大型打印：在大型打印方面，我们能够为客户提供专业的打印服务。无论是大幅广告、展览展示，还是背景墙，我们都能提供高质量的解决方案。

多彩传媒凭借多年的行业经验和先进的技术设备，致力于为客户提供高效、优质、全面的印刷与出版服务。我们将继续秉承诚信、专业的理念，与客户携手共创辉煌未来。





编辑语

文·谭瑞荣

时不时还会听人说：“新加坡是文化沙漠。”

一个国家，抑或一个地区，如果能呈现“人文景观”，这个说法是不是就不攻自破了？

何谓“人文景观”？虽然学界定义不一，但笔者倾向于这个观点：“人文景观”是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与成就；是以人为事件及人为因素为主的文化景观。

新加坡的历史虽然不长，但我们这个位居海上咽喉要道的岛国，在文化、艺术、历史、民俗等诸多层面，是有底蕴、有故事的。这些赋有人文元素的故事，经过岁月的酝酿而暗香浮动，从而构成了一些饶有趣味的文化现象。如果我们不及时地去挖掘和整理，可能这些故事就无法流传，进而呈现出所谓的“人文景观”。

正因为“人文景观”需要一定的历史积淀和主动梳理，故《源》杂志试图从老一辈的文学、戏剧、音乐、绘画、教育等从业者中，去发掘和记录这样的故事。因此，我们推出了“当今人文”版块，力求以鲜活的第一手资料，来说好新加坡的人文故事。

当然，“当今人文”也会关注年轻一代，因为，只有人文精神得到传承和发扬，这个城市化国家才会紫气氤氲，鲜活而灵动。

本期，我们也特别推出了“纪念陈嘉庚诞辰150周年”专题。这位20世纪上半叶活跃在南洋星洲的风云人物，其人其事，就是一道亮丽的人文景观。

“新华文化”专题，作者将本土戏剧舞台作为切入点，如数家珍般揭示了新加坡华族舞台艺术的文化生态。文章用“隐喻”（Metaphor）的视角，从戏剧舞台“映射”出了人文舞台乃至人生舞台，梳理出本土华族文化特有的人文景观。

“当今人文”版块，则采写了用文字追踪溯源，以行动寻根问祖的王振春；在台下敢于筑梦，于台上勤于圆梦的林美琴；用理性思考社会、用感性表达观念的画家巫思远；靠嗓音走红狮城，以歌声传递温情的李荣德……

以上种种人文元素，是否会让您眼里的“沙漠”，增添了些许的“绿意”？

2024年·第5期·总期：171

■ 出版 ■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397, Lorong 2 Toa Payoh,
Singapore 319639
Tel : (65)6354 4078
Fax : (65)6354 4095
网址 : <http://www.sfcca.sg>
电邮 : yuanmag@sfcca.sg

■ 编辑顾问 ■

吴绍均

■ 编辑委员会 ■

主任：严孟达

委员：尹崇明 黄保华 锺天祥
陈嘉琳 叶舒瑜

■ 总编辑 ■

谭瑞荣

■ 副主编 ■

欧雅丽

■ 英文校对 ■

何秀菱

■ 总代理兼发行 ■

Chromatic Media Pte Ltd
47 Kallang Pudding Road
#08-15, Crescent @ Kallang
Singapore 349318
Tel : (65)6296 7228
Fax : (65)6296 7585
Email : chromatic@singnet.com.sg

■ 设计、分色、承印 ■

Chromatic Media Pte Ltd
47 Kallang Pudding Road
#08-15, Crescent @ Kallang
Singapore 349318
Tel : (65)6296 7228
Fax : (65)6296 7585
Email : chromatic@singnet.com.sg

支持机构：

National
Integration
Council

CULTURAL
MATCHING
FUND

新加坡宗鄉會館基金
SINGAPORE CLAN FOUNDATION

■ 出版准证 ■

ISSN 2382-5898
MCI (P) 034/02/2024

■ 出版 ■

2024年10月

目录

- p 4 炊烟岁月 长相厮守的缱绻 尤今
—— 豆腐的无穷魅力
- p 7 南洋纵横 非一般的特刊 非一般的时代 符懋谦
- p 10 文坛掠影 生命不息 寻根不止 齐亚蓉
—— 王振春专访
- p 14 戏如人生 林美琴 善于筑梦与圆梦 章秋燕
- 当
今
人
文 p 18 艺术长廊 以艺术的距离感介入并表达 赵宏
—— 画家巫思远
- p 23 人物景点 快乐一首一首唱给你听 林高
—— 李荣德的声音之路
- p 26 社团聚焦 读书会十年随想 沈蕊蕊
- p 28 吾乡吾厝 南洋华人塚亭之最：槟城百年适成亭 陈煜
- p 32 坡岛探幽 精彩纷呈的翰士德湿地公园 冰秀

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第18届理事会就职典礼
Investiture of the 18th Council
12.10.2024





p.10 文坛掠影



p.18 艺术长廊



p.51 新华文化

p 35 旧貌新颜 锦茂与杜佛：见证栽培人力资源之路 李国樑

p 40 岛国记忆 解读陈嘉庚著作的当代意义 陈剑

p 44 陈嘉庚与胡愈之的报缘 顾楠楠

p 48 陈嘉庚与新加坡华社 柯木林

p 51 新华文化 从新华舞台看新华文化 蔡曙鹏

p 56 最爱书房 为何非散文不可 庄永康
—— 诗人语凡的文学对话

p 58 总会专递 宗乡总会新届理事会就职 欧雅丽

p 60 仿佛风 忧喜 邓昀峴

p 60 旅程 郑瑰霖

p 61 两千多日 陈嘉宣

p 61 并非所有的流浪都在找寻 张泽鼎

p 62 本土文学 狮城的四大美人树 石家祥

长相厮守的缱绻

豆腐的无穷魅力



文·尤今

观

赏中国名厨董玉振的饮食短视频，惊叹于他刀工的出神入化。他一手稳稳地执着锋利的菜刀，身子低低地俯着，炯炯的目光专注地盯着砧板上那一块嫩软的豆腐。接着，他缓缓举起刀子，手势温柔而又敏捷地在豆腐上动工了。只见他刀起刀落，纵切80刀、横又切80刀，总共160刀，把仅仅6厘米的软豆腐化成了6400条豆腐丝！最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豆腐一条一条细如头发而又一根一根紧紧相连，底部不断裂。他轻轻地把这个软绵绵的“豆腐团”放入以参茸熬成的高汤里，一朵白嫩的菊花霎时

在汤里千娇百媚地绽放了。

鬼斧神工啊！我惊叹。

2024年，在挚友毛雪的安排下，我在深圳的淮粤荟餐馆品尝到了这一道让我惊艳的菜肴“上汤参茸炖绣球”。细腻的豆腐吸收了参茸复杂幽微的滋味，变得香醇鲜美，余韵悠长，润心润肺。

餐后，与主厨董玉振聊及他炉火纯青的刀工，他笃定地说道：

“万丈高楼平地起，根基是非常重要的。我是扬州人，扬州对厨师的刀工要求极高，一块1.5厘米厚的豆干，要切成整整齐齐的24片，才算合格。我当学徒时，就常常利用歇息的时间刻苦练习。根基一旦打好，天下无难事。”

诚然，厨师如果有了庖丁解牛的刀工，做什么都游刃有余了。

董玉振表示，起初，想要切出一朵造型复杂的“绣球豆腐”，确非易事。后来，他埋首研究了二十多天，好不容易找出了一个窍门，再依此反复练习，终于做出了艺惊四座的“绣球豆腐”。现在，熟能生巧，短短两分钟就可以完成四朵了。他笑着说道：“有一回，办宴席，连续不断地切了600个绣球豆腐；完工之后，抬头看眼前的人，每一个人的脸都幻化出五个影子，哈哈！”

饮食界许多人为这道“秀外慧中”的绣球豆腐倾倒，纷纷讨教。求询者众，性喜分享的董玉振索性拍了一个短视频，公开授艺，这道菜也因此而名扬四海。当然，也有人走捷径，利用一成不变的模子来制



作“貌似而神不像”的“绣球豆腐”，对此，董玉振一针见血地说道：“制作绣球豆腐，目的是磨练刀工，不是哗众取宠。用模子去做，便失去了自我磨练的意义了。”

厨艺出类拔萃的董玉振，在童年便已经展示出他在烹饪上的天分了。

他忆述道：

“我父母外出工作，没空打理家中炊事。当时，我才九岁，便得为家人准备膳食了。我到集市买几块豆腐，到河里摸几条小鱼，到树上捕捉一些知了。回家后，把鱼煎了、把豆腐拌酱煮了、把知了用油炒了，居然也弄出几道似模似样的家常菜肴，家人们都吃得津津有味，这对稚龄的我来说，着实是莫大的鼓励，而我也从中享受到烹饪的大乐趣。”

豆腐价格便宜，又随处可买，因此，成了董玉振在童年时期予取予求的食材。他意兴阑飞地表示：能够把那些人人会做的寻常菜肴做得活色生香，才能凸显自己独特的创意。

豆腐是无味之物，中菜烹煮的原则是“有味使其出，无味使其入”，董玉振根据这个原理，以鲜美的上汤和极致的刀工，创造出让众人视觉和味觉都彻底折服的世间美味——“上汤参茸炖绣球”。

豆腐是董玉振的成名作，而对于经济条件不好的家庭来说，豆腐却是“镇家之宝”。豆腐蛋白质含量高，加上各类矿物质和维生素，营养成分绝对不逊于肉类。

洁白无瑕的豆腐，看似软弱无个性，其实，它大度而又谦和，包容性极强。不管以任何食材或酱料与它配搭，它都兼容并蓄，不夺味、更不搞破坏。它就好比是一张白纸，能把其他色泽烘托得更瑰丽、更缤纷、更璀璨。

母亲对人生一贯抱持着乐观的心态，就算生活是一块粗砺的沙地，她也要想方设法把它开辟成花圃。海纳百川的豆腐，因此而成了她掌心里的神奇“种籽”，她随心所欲地将它化成各类花卉，让它灿灿烂烂地在我们味蕾上盛放到了极致。

在家里经济捉襟见肘的时期，母亲烹制的，是素豆腐；而茄汁、麻油、豆豉、鱼露、辣椒酱、蚝油、酱油、醋、糖和盐，便是她在“白纸”上随意挥洒的“调色盘”了。至于各式瓜果蔬菜呢，则是她任意调配的佐料，蒸、煮、焖、焗、炸，各适其式。香葱煎豆腐、炸脆皮豆腐、红烧豆腐、蛋包豆腐、糖醋豆腐、椒盐炸豆腐、咸蛋黄焖豆腐等等。当蒸腾的阳光使我们食欲不振时，一道皮蛋冷豆腐让我们吃得眉飞色舞；当滂沱的暴雨使我们心绪不宁时，一锅白菜豆腐汤把五脏六腑都安抚得妥妥帖帖。

说来有趣，安安稳稳地躺在我记忆深处而每回重温都令我我觉得幸福无比的，是那道简单不过的蒸豆腐。母亲在蒸熟的嫩软豆腐上撒一把金黄色的炸洋葱和青翠的葱花；弄松米饭，浇上猪油、酱油和麻油，拌着豆腐一起吃。颗粒饱满的米饭，油脂丰润而又有着丝绸般的质感，四溢的浓香喧嚣无比，一闻就让人浑身酥软。把饭一大口一大口地扒进嘴里时，那种美味在舌尖和唇齿之间横冲直撞的感觉，真让人抓狂啊！吃毕，撂下饭碗，顿时觉得整个人由顶至踵生机蓬勃，随时随地都可以撸起袖子上山打老虎。

在手头宽裕的时期，母亲把荤味引入素菜里，豆腐的面貌更是多样化了。肉末豆腐、咸鱼鸡粒豆腐煲、虾仁烩豆腐、豆腐炒牛肉、蛤蜊豆腐汤、黄鱼烧豆腐、豆腐咸菜鱼头煲等等，豆腐简直就成了四川的变脸艺人，让人目不暇给。

记忆里最温馨的一幕，是父母联手在厨房里烹制酿豆腐的情景。

厨房内，一块一块不谙世事的豆腐安安静静地躺在大大的盘子里。父亲心无旁骛地用磨得极利的菜刀一上一下地剁着肥瘦掺半的猪肉，剁出了一种悦耳的节奏感。事事力求完美的他，总嫌绞肉机把猪肉绞得太细，使猪肉全然失去了个性，因而坚持用手剁；他坚信唯有手剁的，才能彰显出猪肉独特的质感。此刻，母亲的工作可琐碎了，她把剥去壳的虾切成颗粒状、将鳊鱼烘得香香脆脆的、马蹄拍扁切碎，再和剁好的猪肉均匀地拌在一起。看着眼前多如繁星的食材，孩子

们心里的快乐，像加入了酵母的面团，不断地膨胀。准备工作完成之后，母亲把豆腐切成一块块小小的长方形，用小汤匙挖空中间的部分，镶入调好味道的馅料，再小心翼翼地放入油锅里，慢火去煎，“滋滋滋、滋滋滋”，煎好的酿豆腐，像澄澄发亮的金砖。豆腐的香气蕴藉不露，然而，镶在豆腐内那鼓鼓囊囊的馅料，却大张旗鼓，尽显缤纷繁复的味道。荤与素，像才子佳人，圆圆融融地结合得天衣无缝。

由于工序繁多，我们当然未能时时在餐桌上与酿豆腐“一亲芳泽”，然而，每回父母宣布晚餐的主角是“酿豆腐”时，总能让我们在餐前雀跃、餐时享受、餐后缅怀。

大厨董玉振美丽绝伦的“绣球豆腐”，其实正是豆腐在我们家居生活里的写照。豆腐，将我们平淡的膳食点缀得花团锦簇，使我们活在贫穷的犄角旮旯里依然餐餐有盼头。尽管在整个成长历程里，我们和豆腐时时相见，然而，每每谈及豆腐，我们依然双眸绽放光芒，有人不免以为我们患上了“味蕾麻痹症”，殊不知在母亲的巧手料理下，昨天的豆腐有异于今天，而明天的豆腐又截然不同啊！母亲，以她千变万化的厨艺体现了对孩子无穷无尽的爱。

今年七月，我到被誉为“客家文化之都”的梅州市去旅行。在520多万客家人聚居的梅州，豆腐不但被视为客家人美食的灵魂，而且，也是客家人源远流长的饮食传承。

客家人对豆腐情有独钟，和他们早年的迁徙历史是息息相关的。

客家先民原本居住在中原地区，后来因为战乱等等原因，在历史上经历了多次大规模的南迁。许多颠沛流离的客家人，迫于形势，偏居于穷困的山区，耕地面积不大，当然必须“择善而耕”，黄豆易种易长，大家都喜欢。收成之后，以黄豆制作豆腐——在肉类匮乏的情况下，豆腐因此成了蛋白质很好的替代品，家家户户都以此为膳食，这可说是客家人与恶劣环境相斗的制胜法宝。

在梅州旅行，不管是大餐馆还是小食店，我

发现菜单上总有“酿豆腐”这一道菜。由于烹调手法和所用馅料不同，味道自然也良莠不齐；然而，值得一提的是，豆腐的质地都极致嫩滑——在制作豆腐的秘诀里，蕴藏着的是先祖流传下来千锤百炼的经验啊！

关于酿豆腐，坊间有个十分有趣的传说。

相传很久以前，有一对结拜兄弟相偕到饭店去用餐，一个是五华人，另一个则是兴宁人，他们在点菜的时候意见分歧，一个想吃猪肉，另一个则想吃豆腐，相持不下。后来，饭店的老板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把丰腴的肉镶嵌入清淡的豆腐里，烹制出荤与素相濡以沫的酿豆腐，而这，也成了酿豆腐的滥觞，流传至今，广受欢迎。细想起来，睿智的店东当时其实还在豆腐里镶入了一颗“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包容心。

根据当地人告诉我，酿豆腐是客家人过年必备的佳肴，因为豆腐的“腐”字在客家话里和“护”同音，寓有“保佑”的涵义，借着吃豆腐来祈求上天在新的一年里保佑全家平安康乐；实际上，他们一心一意想要酿进豆腐里的珍贵“馅料”，是人人翘首期盼的“福气”哪！在普天同庆的日子里，把扎扎实实的“福气”吃进肚子里，不正是“喜上加喜”吗？一方方小小的豆腐，盛载着极致丰富的内涵，是充满了智慧的闪亮食材。

台湾著名作家孟瑤，在“豆腐闲话”这则散文里，第一段就以妙趣横生的语言，把豆腐的魅力抒写得淋漓尽致：

“在日常生活中，我最爱吃的一味菜就是豆腐。它洁白，是视觉上的美；它柔软，是触觉上的美；它香淡，是味觉上的美。它可以和各种佳肴同烹，最后，它吸收众长，集美味于一身；它也可以自成一格，却更具有一种令人难忘的吸引力。它那么本色，那么朴素，又那么系人心神。”

豆腐和我，由最初一见钟情的眷恋，到如今长相厮守的缱绻，早已难分难舍了。

（作者为本地作家、新加坡文化奖得主）

非一般的特刊

非一般的时间



文图·符懋濂

毕

业班纪念特刊又称为毕业纪念册，是新加坡华文中学优良教育传统的组成部分。从1922年南洋华侨中学出版《第一届毕业纪念册》至今，已经延续不断一百余年了，可见其历史之悠久。

从历代的毕业特刊中，不仅可以窥见我国华文教育的兴衰，还可以多少了解其社会经济、政治、思想的状态与时代的变迁。华侨中学出版的《1959年新加坡华侨中学第十八届高中毕业班纪念特刊》所反映或折射的历史，似乎非常明显的，确值得回顾一番。

这本毕业特刊的天蓝色封面上，是一头雄狮在怒吼，三位青年人手挽手、在聆听着。如果翻阅页内文章如左民《星洲自治展望》、石马《自治三感》与爱马的《新加坡自治政府成立有感》，就不难读懂其（即封面）政治蕴意，历史意义。封面内页则是当年我们在运动场上发射“华中号”火箭的照片，之下的豪言壮语为：“冲呀！冲向宇宙，征服太空了！”这在我国教育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吧？

依稀记得，1959年恰逢华中创校40周年，为此我们举办了盛大的“科学展览会”，公演话剧《阿Q正传》，作为校庆献礼之活动。展览会内容丰富多彩，涉及物理、化学、生物三个领域，参观的公众人士络绎不绝，而发射火箭更是轰动一时的空前壮举！特刊内有柯逸明（即

柯宝国）等三人编写的《怎样制造一具小火箭》，还附有火箭设计图纸，就是在方文谦老师指导下为此做注脚的文章。那么，为何在科学展览之余，还搞个“火箭试射”？原来是受到苏联在1957年成功发射世界首颗人造卫星Sputnik的启发，我们同学当中竟然也有“征服太空”的奇思妙想！它比起中国“两弹一星”中的第一次导弹成功试射，还提早一年呢——当然，这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大话”！

这本纪念特刊的内容，的确非同一般。它除了一般特刊都有的黑白照片，如师生合影、校园美景、学习活动以外，还有郑安仑校长语重心长的《刊首语》、李绍渊主任的谆谆训导：“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更有许多能显示特刊份量与水平的应届毕业生好文章！这些长短不一的三十多篇作品，无论是评论文章还是散文小品，内容涉及方方面面，其广度与深度、思想性与艺术性，都能给读者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仿佛是一本有水平的杂志。例如：在哲学领域，有石磊的《自然科学的本质》、清寒的《知与行》、鲁骚的《现象与联系》、林白村的《用世与避世》、暮桥的《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都在某种程度上折射了当时社会的意识形态。在文学理论领域，有绿云的《有关〈狂人日记〉一、二》、矛戈的《怎样掌握文学作品的主题思想》、方平的《文章的主题及其它》、吉苦



1959年华侨中学第十八届高中毕业班戊班师生合影

的《幽默作家：马克吐温的一生》，都可窥见当时文艺思潮与阅读风气。在语言文化领域，有建的《掀起学习巫文的热潮》、朝真的《论黄色文化》、巴禾的《音乐与心灵》，读了便知学习马来文热潮与“反黄运动”，方兴未艾。在历史领域，除了以上三则涉及封面意涵的文章，初赏的《五百年印尼独立奋斗史》是篇颇有份量、高水平的读书笔记。在中文教育领域，有浑路的《高中生往那里去》、白羽的《漫谈教育》、石英的《试谈谈提高程度诸问题》，都体现了作者个人的独立见解，并多少给予读者一些启发。至于在文艺创作领域，小说、散文、诗歌三者俱全，包括：短篇小说《门槛》（作者叶稀）；散文《黑影》（作者光子）、《梦后随笔》（作者叶曾青）、《何止是笑话》（作者司马清）、《平凡的人》（作者绿云）、《河岸的枯树》《夜的热闹》（作者映山红）；诗歌《静静的新加坡河》（作者月治）、《人类对你的向往》（作者月琴）、《海水顶爱的是》（作者丙丁）。这些都可是佳作，因为其文笔流畅，结构严谨，情感真挚，主题思想明确，依稀留下了芳华正茂或火红年代的美好印记。

我不厌其烦列举纪念特刊内的一些作品，是



因为它们足以体现毕业生的学术水平与思想水平，同时也是这本特刊最显著的特色与优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像这样水平的作品，尤其是议论文，非但当时的英校高中毕业生用英文写不来，就是今天的初级学院毕业班同样相形见绌，不论他们使用什么语文！不过，无论如何，像这样的毕业特刊早已经走进历史了。

这本纪念特刊虽非同一般，但并非完美无瑕。它明显存在两大缺点：一是缺了美术作品，二是商业广告太多。美术是我们高中必修、必考科目，在美术大师陈文希、刘抗、陈宗瑞指导下，名师出高徒，美术佳作甚多，可惜因为彩色插图印刷成本太贵，我们负担不起，只好忍痛割爱。这本特刊很单薄，连同封面不过88页，而商业广告却占了24页，谁看了都很不顺眼，其中当然有着外人所不知的内情、苦衷。

在高中会考即将来临之际，这本特刊全靠我们“自力更生、群策群力”，在短短几个月内“炼成”。1959年初，高三每班选派一位同学组成



“毕业特刊编辑委员会”。编委仅仅六人，但得包山包海，从征求文稿、排版校对到筹募经费，都是我们的分内工作。

毕业班人数众多，卧虎藏龙，征求、修饰文章并不太难；但排版与校对就极其吃力，每次我们都得亲临印务馆埋头工作。因为铅字排版员工的水平不高，有些文稿字体又比较潦草，第一校发现错误连篇不在话下。即便经过我们二校、三校之后，仍然不能落实特刊“零错误”的目标，有时难免很懊恼，甚至产生挫折感。

至于出版经费来源，校方没有这项财政开支，毕业班同学也不需付半分钱，必须全靠商家广告的支持！因此，编委的任务极其繁重，我们得利用学校假期，分组到小坡与大坡，穿街走巷，挨家挨户招收广告。尽管广告费率很低，但当时经济不景气，我们老是碰钉子。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走进十几家商店，如有一两家在招收广告本子盖上公章，不论版位大小，我们就兴奋不已，疲劳饥渴顿时消失！

如今翻看特刊，发现支持我们的商业广告多达百余家，其中一部分还是靠非编委招来的呢。有了足够的广告收入，特刊才能在1959年9月27日顺利出版。（按：广告费并不预付，必须凭着特刊去收取。）

最后，或许应该指出，这本纪念特刊还有以下特点：没有老师当顾问，编委与封面设计者都隐姓埋名，文章作者全用笔名。“团结、互助、友爱”是我们的共同信念，大家只讲“为同学们服务”，完全不求涉及名与利的任何回报。

若干年后，对于有些学校以“抽佣金”来鼓励学生为毕业特刊招广告，实话实说，我们是难以理解的，更无法赞同、接受！只能说：非同一般的毕业特刊体现了一个非同一般的时代。

（作者为复旦大学博士、资深教育工作者）

生命不息 寻根不止

王振春专访



文·齐亚蓉
图·受访者提供



生在昭南岛

1942年2月15日，日军占领新加坡，易其名为昭南岛，意为南方光明之岛或昭和天皇在南洋获取的领土。

一个多月后，一个男婴在该岛甘榜峇踏的一间亚答屋降生，其父为他取名振春。

有关振春的出生日期有三个版本：其一为农历二月初五。这是母亲给出的，她说自己生的孩子她比谁都清楚，绝对错不了；其二是阳历3月21日。这是振春后来根据《中国近代史历表》查到的，也就是说，那一年的农历二月初五即为阳历3月21日；其三是阳历4月20日。这是报生纸上注明的，也是振春沿用至今的官方生日。报生纸上的生日之所以比实际生日晚了30天，是因为当时兵荒马乱，没办法及时拿报生纸去办理出生登记之故。

长大后的振春很想寻得自己生命之初的根之所在。经多方查问，他得知当年的甘榜峇踏在现在的友诺士一带，当时有很多海南人跟马来人住在那里，但甘榜峇踏的旧貌早已不复存在，他出生的那间亚答屋也早已被日本人烧毁。

长在海南一街

五岁那年，振春一家搬至海南一街（今密驼路），因为父亲的汇庄在那里（门牌26号）。振春最初跟母亲住在潮州人的刘裕成木炭店（门牌22号），三四年后才搬去汇庄。此后他就一直住在那里，直至婚后（1969年）搬去政府组屋另立门户。

海南一街是他成长的地方。

父亲的汇庄招牌为“顺成隆”。那是一座三层楼的战前老店屋，楼下是汇庄，楼上是旅馆，也兼作船务生意。那个时候，很多马来亚（今马来西亚）的乡亲要回海南，都得来新加坡搭船。但来到这里之后，他们往往还得住些日子等船来并办理各种手续，其中一些人便住在顺成隆。也曾有吉隆坡的海南籍女孩嫁来新加坡，她们也租顺成隆的房间作为娘家，等待新郎前来迎娶。而那些在郊区打洋工的亲友进城办事之时，也常常来这里歇歇脚、看看报，顺便打听一下家乡

的情况。

这里所说的家乡，指振春父母的故土海南。顺成隆成了海南乡亲的联络站。在乡音乡情的熏陶之下，小小年纪的振春对于祖居地，亦即父辈的故乡——海南文昌迈号镇边城村的一草一木都有了深厚的感情，他的生命之根也延伸到了那个地方。

上学读书之后，振春很快便成了父亲的好帮手。

那时的汇庄除了办理汇款业务，店里的书记还得替汇款的乡亲写侨批（闽南语称信为“批”），等家乡的回信寄来之后，书记还要帮他们看家书。这种代写家书及看回信的工作，若书记太忙顾不过来，即由振春代劳。

这一切，都可说是振春日后踏上寻根之路的启蒙。

求学时光

六岁那年，振春成为了一名小学生，学校跟他家仅一墙之隔。

他报读的是圣功学校。第一天上学时，学校的钟声响起，哭哭啼啼的他才被父母连哄带拉送入了校门。

圣功学校只开办低年级（小一至小三），规模很小，父亲之所以没有选择附近规模较大的醒华学校跟公教小学，想来纯属图方便。

三年后（1951年），振春转去位于经禧路茶阳会馆的启发小学，他有很多亲友住在那一带，他们的孩子都在该校就读，这应该是父亲舍近求远的原因（海南人办的醒华小学就在住家附近）。

此时的振春已表现出了自己在华文写作方面的优势，他的习作常常被老师贴堂（贴在教室后面的壁报栏里）。小六那年的一次作文课上，老师要求大家用文字描述班上的每一位同学，分发作文簿时，振春的被留在了最后，原来只有他一个人完成了“任务”。老师要他把自己的“人物素描”读给全班同学听，他以为会令一些同学不高兴。事实上，他的担心是多余的，那些被他指出缺点的同学不但没生他的气，还直言他是为了他们好。

1956年，振春成为中正总校的一名学子。那年10月，林有福掌政，学潮、工潮此起彼伏，为了避免受到冲击，振春在家人的安排下转入华义

中学。

华义中学是一间殖民地政府办的华校，在这里，振春开始接触唐诗宋词及大量文学名著，这为他日后在报界及文坛大展拳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华义求学时，最为令他难以忘怀的，是坚持要学生使用繁体字的王厚仁校长。王校长不但注重学生的学业，也希望他们谨记校训，做个仁义之士。

在求学的同时，振春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篮球迷。他家后面的中秋园有三个篮球场，放学回家后，他不是去公仔书摊看书，就是去中秋园打篮球。用他的话说，中秋园是他的半个家，这半个家在他的心目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

投身报界

1961年，高中毕业的振春成功考取《南洋商报》校对员一职。赴吉隆坡工作半年后，他被保送至台湾高雄就读工专，学成归来，他在裕廊工业区一家台湾人投资的洗衣粉厂担任化验员。与此同时，他也为《南洋商报》写娱乐稿，还为该报的“少年园地”版写专栏《少年寄简》。但其实，由于受到在报社工作的胞兄振森（年长他9岁）的影响，自中学开始，他就在《中国学生周报》及《学生邮报》发表文章，留学台湾时也常常投稿当地报刊。

1978年，他的第一部散文集《少年寄简》出版；1983年，《少年寄简》（第二集）出版。这是他最早出版的两部作品，深受年轻读者喜爱。

也就在1978年，《新明日报》扩充业务，时任总编辑黄德荣拉他加盟助阵，振春遂转行成为《新明日报》的娱乐版记者，负责娱乐新闻，兼做华人社团的采访工作。五年之后，他开始担任新闻编辑，1999至2002年，他兼任文艺副刊“天窗”版编辑。

1981年9月，他在《新明日报》开辟了一个专栏，叫做“看球沧桑”，他所看的，当然是自己最为喜爱的篮球，此专栏前后写了20余篇。1982年7月，他在该报开辟了又一个专栏“细说琼剧60年”，同样写了20余篇。这些文章后来都收进了他的《梨园话当年》（根的系列之五）。

1986年4月，《新明日报》执行编辑郑文辉邀振春为该报综艺版写个专栏，主题为“听歌30年”。该栏目每逢周四发表，深受歌迷朋友的喜爱与支持，振春决定出书回馈大家。次年7月，

振春到香港跟上海旅游，他找到当年歌坛领军人物陈蝶衣、严华（周璇第一任丈夫）及黎锦光。得知他要出书，严华与陈蝶衣各为他写了一篇序文，黎锦光则告诉了他很多当年歌坛的轶闻。1987年，《听歌30年》面世。1994年，《听歌30年》（第二集）出版。1999年，《听歌30年》（增订版）面世。

此外振春也曾为《南洋商报》“商余”版供稿。1983年，《南洋商报》与《联合晚报》合并为《联合早报》，1990年，《联合早报》开辟新栏目“四方八面”，振春的文章频频出现。2001年，他把多年来发表在《联合早报》“四方八面”版的100篇与根有关的小品文汇集成《寻根集》。

2011年6月27日，他还开始在《联合晚报》写歌台专栏，叫做“歌台风雨录”，每周一三五见报，至9月15日，总共写了30篇。

这些文章后来收入他的《说梨园话歌台》（根的系列之十二）。

根的系列

1986年1月，《新明日报》总编辑吴元华欲开辟一个寻根专栏，内容主写本地各种史料。他知道振春怀旧，便把担子交给了他，振春的“招牌作品”——根的系列应运而生。该系列每周一篇，起初是半版，后增至全版。1988年4月，最早刊出的百余篇集结成书，是为《根的系列》之一。

1990年，《根的系列》（之二）问世。次年4月，写了五年的“根的系列”专栏结束，但振春的寻根之旅似乎刚刚开始。

1992年，《根的系列》（之三）出版。1997年，《石叻老街》（根的系列之四）出版。2000年，《梨园话当年》（根的系列之五）出版。2004年，《喊默迪卡的年代》（根的系列之六）出版。2005年，《记忆里的小坡——根的系列之七）出版。2006年，《新加坡歌台史话》（根的系列之八）出版。2008年，《话说海南人》（根的系列之九）出版。2011年，《石叻战



王振春在台湾求学时留影



王振春边帮父亲看店边写作

前老戏院》（根的系列之十）出版。2012年，《狮城老街故事》（根的系列之十一）出版。2015年，《说梨园话歌台》（根的系列之十二）出版。2016年，《那些年我在报馆》（根的系列之十三）出版。2021年，《话说密驼路》（根的系列之十四）出版。2023年，《昨日海南街》（根的系列之十五）出版。

值得一提的是，振春的“根的系列”多版“梨园篇”曾于1987年6月获《海峡时报》主办的“最佳专题报道奖”，后来，他还有多篇与根有关的作品获奖。

虽已年过八旬，但他的寻根之作并未画上句号——《重返石叻老街》（根的系列之十六）即将筹备出版。而他在《新明日报》的专栏“蓦然回首”隔周定会与读者见面。此外，他还是宗乡总会属下《华汇》（季刊）的特约撰稿人。

寻根问祖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振春的父亲王大珍携妻自海南文昌过番南来。海南解放前（1950年），父亲首次踏上归乡的路途，见到长兄及母亲，他喜极而泣。回来之后，他说自己此生唯一的愿望，是再次回乡看看老母、陪陪长兄。1966年底，父亲因病抱憾离世。

1986年4月，一家旅行社包机来回新加坡与海口，处女航邀请报馆派人随行，海南籍报人振春得以返乡寻根问祖。

这次回去，他的祖母及大伯父都已离世，长辈中他只见到大伯母及回乡养老的三叔。

振春的大伯父王大文幼时曾随母南来，那时



王振春婚纱照



王振春与母亲合影

虽未能见到自己最为敬爱的大伯父，但振春喝到了家乡的井水，觅得了父亲童年的足迹。父亲的心愿，振春帮他圆了一半。

“回来看看真好，以后要常回来啊。”大伯母反复叮嘱。

后来，振春真的一次又一次回到了边城村。他的妻子，他的三个儿子，他的孙子女们都跟着他回去了。

第二次回去时，大伯母不在了，几年后，三叔也走了。

振春的脚步并未因此而停下来，寻根于他而言，已成了一种使命，就像他的寻根系列，只要一息尚存，就没有停下来的理由。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冰心文学奖首奖得主)

的他就读翠兰亭的养正学校，后受孙中山影响向往革命，回国后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学员），戎马生涯20年后解甲归田，陪伴古稀老母。土改时王家被划为地主，伯父屡遭批斗，以致双目失明。1982年，历经坎坷的大伯父走完了自己的人生路。

后记

忘了自哪一年起，时不时会在《联合早报》“四方八面”版看到王振春的文章，内容似乎都跟打篮球有关。从年龄上推算，他应该跟我父亲不相上下，读着他的文章，眼前浮现出父亲打篮球的身影，瞬间感动莫名。

跟他第一次谋面，在去年底何乃强医生的新书发布会上。何医生安排我坐在他跟林任君先生之间，他们都进了我的采访名单。本着年长者优先的原则，不久之后便跟王振春敲定了采访时间，但在约定之日的前

两天，他以需要“还稿债”为由，要我“先采访别人”，林任君也就排去了他的前面。

一个月之前，再次跟他联系，郑重其事地给他两周时间“还清稿债”，加上何乃强医生暗中助力，他终于往前跨了一步。顺利采访过后拿回他的二十余部作品，反复翻阅之后，发现他的“还稿债”或许并非托词——他写过的及正在写的专栏，少说也有八九个，令人羡慕，叫人叹服。能够采访到他，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

感谢何乃强医生！



王振春部分作品

林美琴



文·章秋燕
图·受访者提供

第

一次和林美琴老师接触是通过手机短讯，和她约了采访时间和地点后，顺便向她索取剧照。凭经验，我以为这将是一个不易达成的任务，可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她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搜出不少剧照给我。而最令我感动的是，即使在周末或公共假期，林美琴老师都没有忘记翻箱倒柜寻出更精彩的陈年旧照。虽未正式见面，一位温暖且热心的长者形象已在心中。

林美琴出生于1956年，她的两位姑姑是80年代新加坡数一数二的一枝香潮剧团当红小生和花旦。耳濡目染下，她很早就对潮剧产生浓厚的兴趣，甚至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每当有街戏演出，她总是看得目不转睛，不时还会跟着哼唱。舞台上动听的潮曲潮乐、演员们俊美的扮相、艳丽的戏曲服装，这一切都深深吸引着她。她梦想有一天自己也能穿上戏服、化上戏妆，站在真正属于自己的舞台上。为此，她甚至有放弃学业，跟着戏班学唱戏的冲动。她没有得到家人的支持，母亲认为她应该把精力放在学业上。可是，那份热忱已深入骨髓而不可自拔，纵然母亲反对，她仍会偷偷地抽时间学上几段经典曲目。

少年时代的女侠梦

“我小时候很贪玩，一天到晚打打闹闹，喜欢拿刀拿枪拿剑。”年幼时父亲每逢星期六都会带她上电影院看戏。她最爱看的莫过于武侠片，如《大醉侠》《龙门客栈》《独臂刀》等等。长期的耳濡目染下，“武侠梦”的种子在她幼小的心灵里生根发芽，让她常幻想着自己练就一身好

功夫，成为一代女侠。

想不到这年少时的筑梦，竟让她得以在及笄之年圆梦。1971年，她参加了新加坡精武体育会，向谢树辉学习南北派武术。她每周三次，以一对一的学习方式，接受了严格而正规的训练。除了启蒙老师谢树辉之外，她也向世界十大武术家周树生、八卦掌大师戈春艳、世界武林百杰少林二红拳代表人徐永庆、中国青岛市武术协会副主席高兴亮、陈氏太极拳第二十代传人朱向前、新加坡武术名家严崇腾、内家拳法学院创办人郑顺利等虚心求教武术技巧。“我在2005年拜周树生前辈为师。他师道尊严、诲人不倦，教我最多。”

所谓名师出高徒。加上林美琴的用心、勤奋和努力，她于2012年考获国际武术散手道联盟黑带七段证书。同一年6月，经“世界著名武术家评审委员会”资格鉴定，被授予“世界著名武术家”的荣誉称号。

潮剧联谊社的戏曲梦

在林美琴30岁的时候，受潮剧联谊社邀请，教导戏曲身段课。她在一次偶然哼唱潮曲时，被该社琴师杨秀钦发现，其声线适合唱小生。杨秀钦力邀她参加为庆祝成立2周年纪念的大型潮剧《马娘娘》。该剧在1986年12月9至11日假维多利亚剧院公演。在《马娘娘》里，她饰演文弱书生何上清，这个机会让她圆了少年时代的梦想——站立在戏曲舞台上。随着演技的逐渐成熟，接下来的数十年，她成为该社台柱，并登上了世界大舞台。



善于筑梦与圆梦

为林美琴排过多场戏的广东潮剧院著名导演林鸿飞说：“她很好学，可塑性强。各种类型的角色，都发挥得不错。例如《秦香莲》中的陈世美、《袁崇焕》中的崇祯、《赵氏孤儿》中的赵朔与韩厥、《存中剑》中的吴汉、《狄龙案》中的包贵、《释仇争霸》中的解狐、《刘璋复国》中的刘璋、《宁波绳虎》中的周光镐。”

林美琴在潮剧联谊社遇到了1983年曾在晋江会馆舞蹈团编导《窦娥冤》的蔡曙鹏博士，原来他也是潮剧联谊社的顾问。当年，林美琴在《窦娥冤》里担任女主角。蔡博士则是文化外交的倡议者，数十年来一直为海内外剧团搭桥，推动了本地剧团对外交流的工作。1998年，潮剧联谊社受邀参加土耳其“第一届国际安纳托利亚戏剧节”。在蔡博士的大力推荐下，林鸿飞为潮剧联谊社执导的《黄飞虎反朝歌》在土耳其这个欧亚大陆的交通枢纽和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处隆重登场。

林美琴在《黄飞虎反朝歌》里扮演黄飞虎，她精准地演绎了一位名将，在愚昧效忠皇上与抗旨而退敌救国之间的痛苦不堪的心境。蔡博士和林鸿飞也粉墨登场，客串饰演两个大臣。戏剧节的两场演出都获得观众全场起立鼓掌喝彩。在欢送晚宴上，大家兴致很高。戏剧节的主办方领导与工作人员，都举杯学潮剧喝酒的动作，还模仿潮剧里喝酒后大喜的口白：“噢噢噢哈哈哈哈哈”，直至宾主尽欢而散。

此外，她也曾到过中国汕头市、马来西亚砂朥越古晋市、槟城、印尼苏拉威西、泰国清莱、西班牙以及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演

出，在世界舞台上推广潮剧。

林美琴在栽培新一代年轻潮剧演员这件事上，也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她深知本地潮剧演员处于青黄不接的时期，再加上戏曲人才的培养并非一朝一夕就能成器。于是在2000年7月16日参加义安公司主办之狮城潮剧节时，她就大胆放手从潮剧联谊社男女学员中挑选20多岁以下，有腰腿功基础，有声、色条件的青年，以折子戏《断桥会》来教导他们。“青年人有热情，能刻苦耐劳，应让





1986年12月30、31日于维多利亚剧院举行“乌鲁班丹之夜”，林美琴编创其中的舞蹈《室花与野花》



1993年，在《存忠剑》中扮演吴汉



1998年10月9至10日，在《黄飞虎反朝歌》中扮演黄飞虎



2012年6月，经“世界著名武术家评审委员会”资格鉴定，林美琴被授予“世界著名武术家”荣誉称号

他们体验表演潮剧的趣味与潮剧蕴含的文化。让他们早起步，早成熟。这么一来，潮剧联谊会很快就能成为拥有很多年轻人的剧团。新加坡潮剧队伍年轻化了，才会有接班人，潮剧才能兴旺起来。”

偶然机会展开舞蹈梦

年少时，兴趣广泛的林美琴偶然看到联络所舞蹈班的海报，便决定报名参加。那一年她仅有14岁，这个决定却编织了她的舞蹈之梦。或许骨子里就有舞蹈细胞，在树群中学念中一时的她虽未正式学过舞蹈，却已能为中四生编舞。这与身俱来的天赋似乎冥冥中牵引着她，迈向编创舞蹈的艺术之梦。

中四毕业后，林美琴毫不犹豫地决定去当兵。她起初加入突击队，1975年她才加入武装部队文工团，成为全职舞蹈演员。她在文工团里积极进取，发挥所长，一刻也没有懈怠的她为文工团编过多支舞蹈。

从1976年开始，稍有名气的她就在各大联络所的舞蹈团，如阿妈官民众联络所舞蹈团、通和民众联络所舞蹈团和乌鲁班丹民众联络所舞蹈团，开始收学生教导舞蹈，也常在各大剧院举行演出。例如：她担任舞蹈指导的乌鲁班丹民众联络所，就在1986年12月30日和31日于维多利亚剧院举行了“乌鲁班丹之夜”。她为该联络所的华族舞蹈员量身编创了五个风格清新的华族与爵士舞，题为《霓裳》《室花与野花》《刀舞》《在草原上》和《冬尽春至》在社区推广，有不一样的收获和满足。

为了增广舞蹈领域的知识和使自己对舞蹈有

更深一层的认识，林美琴也先后追随多位名师学习华族舞、芭蕾舞、现代舞与爵士舞。另外，她也曾远赴中国北京舞蹈学院、广东实验现代舞团（Guangdong Modern Dance Company）、黔南州歌舞团、昆明市民族歌舞团、云南省歌舞团、北京中央民族学院等单位考察及进修。1993年在新加坡福建会馆基金的赞助下，她前往北京、上海、广州及汕头等地的歌舞团和少年宫进行考察工作。

“我热爱舞蹈创作，它支配了我的哀和乐，使我在失望时不悲观，在痛苦时不感伤，平凡的生活中有了舞蹈，顿时充满了情趣。”正是这份对舞蹈创作的热爱，让她频频推出佳作。

舞蹈团的创建之梦

林美琴虽在1987年至1988年期间曾短暂地在陈添赐创办的凤凰舞蹈团教课，但后来因受邀加入福建会馆团队，便无法与凤凰舞蹈团续缘。“1988年福建会馆文化艺术团招募30名对舞蹈有浓厚兴趣的学生与青年，由我负责主持‘华族舞蹈训练班’。来学习的学生越来越多，看看时机已经成熟，1990年12月初我们正式成立舞蹈团。每一次的训练只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为新加坡华族舞蹈界培养人才，为新加坡华族文化本土化的积极发展克尽绵力。”

她在福建会馆舞蹈团历届“舞之思忖”舞蹈晚会上所创作的舞蹈多不胜数，如：1991年的《在绿荫下》《徘徊》《抒情小品之画境、诗境与情境》《小骑士》《老鹰抓小鸡》；1993年的《远飞》《断桥会》《扭起腰铃、跳起舞》《冤雪》；1999年的《是水给我的遐思》《盗



2018年，林美琴担任云南艺术学院附属艺术学校客座教授



林美琴的舞蹈贡献受到艺术界的认可，在Bhaskareeyam艺术节上荣获NATYA KALA BHUSHANA奖

仙草》《青春之火》；2001年的《龙谣》《有时》《空际》《张合之间》；2004年的《三月柳絮》《密林深处》《活捉孙富》；2006年的《以心造舞》《云岚》《秋风瑟瑟》；2008年的《神往之心》《秀色》《伊人》；2010年的《追逐》《逗趣儿》《随着律动荡漾》及舞剧《情缘》等等。这些舞蹈创作都得到很高的评价。

“要把华族舞看作是一种发展和进行的时态。华族舞蹈应该是有创作性和保留性。保留传统，留住文化之根。无论你采用什么语汇，民间舞、古典舞、现代舞，最终你反映现代华人的生活，用现代人的身体说话。多元融汇，根在心里。”

她曾经创作《路》《霓裳》《刺梁骥》与《丝和网》等舞蹈参加新加坡舞蹈节的演出。在她的带领下，《憧憬》《雪梅》《哈密之舞》《丰年祭》《风荷》《舞动》《风雷英姿》《绿意》《悸动》等舞蹈在参加全国青年节学校舞蹈比赛中也喜获金牌。不仅如此，她为德新中学编导的《傲梅》和为立德中学编导的《密林深处》也获得金牌荣誉奖并受邀参加2005年全国青年节学校闭幕舞蹈晚会。除了授课和编排舞蹈外，她也在1992年第13届马来西亚华人舞蹈节大会——《登峰》担任评判。从2005年至2007年，她连续三年担任南洋艺术学院舞蹈系古典舞与民间民族舞考官。

此外，她在1999年受邀参加中国广东省汕头市的“九九汕头潮剧节”，演出舞剧《盗仙草》。该剧目在2002年5月远赴加拿大，参加“利物浦国际戏剧节”演出。令她感到意外和欢

喜的是，当时她所编导的《白娘子》得到了认可，获得了“观众投选的最佳团体”、“最佳视觉效果”与“最佳女配角”三大奖项。利物浦国际艺术节总监的评价是：“新加坡的华族舞剧，让我们看到世界艺术多样性的精彩，《白娘子》很有艺术个性。”

2013年，新加坡福建会馆舞蹈剧场荣获国家艺术理事会颁发的种子基金，并在福建会馆的鼎力支持下，于2014年成为专业舞蹈团体。转型后的舞蹈剧场不断鞭策自己继续保持专业水准，努力攀登辉煌的艺术高峰。2016年舞蹈剧场再次荣获国家艺术理事会主要辅助计划的赞助，并在2017年2月15日，正式改名为“新加坡华族舞蹈剧场”，凸显了它为新加坡华族舞蹈的推广与发展扮演的重要角色。

善于筑梦与圆梦

现年68岁的林美琴目前处于半退休状态，每天的生活既充实又忙碌。自从在2021年卸下艺术总监一职后，她就尽量放手让她的女儿梁杰旒全权负责，追寻她们自己的梦想。目前，她坚持每周一次与武术老师一起切磋。另外，她也负责编创一些舞蹈参加社区演出，仍有教课。

“我从事舞蹈工作已超过50年，我自认发挥了自己的潜能和优势，也实现了当初自己预定的各项目标。在弘扬舞蹈文化的路上，虽未一帆风顺，但过程中我学习了、收获了、贡献了、也圆梦了。”

——这就是善于筑梦，也善于圆梦的林美琴。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以艺术的距离感介入并表达

画家巫思远



文图·赵宏

西

奥多·阿多诺 (Theodor Adorno, 1903-1969) 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 在论述艺术的双重本质——社会现实与自律性时指出, “艺术奉献给社会的不是某种直接可以沟通的内容, 而是某种非常间接的东西, 那就是抵

制。从美学意义上讲, 这种抵制导致社会的发展, 而不是直接模仿社会的发展。激进的现代派艺术之所以保留着艺术的固有禀性, 是因为艺术让社会进入了自身的境域; 不过, 这里只是借用一种隐蔽的形式, 就好像是在做一场梦那样。倘若艺术拒绝这样做, 那它就会自掘坟墓, 走向灭亡。”^[1]

在新加坡, 就有这样一位用冷静思考, 表现社会的画家——巫思远 (Boo Sze Yang, 1965-)。他用艺术保持一种相对的距离, 但他对社会的介入却是认真、直接而且敏感的; 他似乎是一位堂吉诃德式的人物, 但并不张扬, 不是情绪化地手持长矛冲向魔鬼般的风车, 而

是安静、娓娓道来，就像一位有着崇高志向和信仰的、来自偏远山区的乡村教师。在他身上，有着一种特殊的融合气质。我们不能过于随意地把巫思远归入现实主义或批判现实主义范畴，抑或是曾经时髦一时的波普艺术。他是一个混合体，他的作品也与那些风花雪夜式的“为了艺术而艺术”的创作有明显的区别。即使他用凌乱的线条画一座商场、一座教堂，抑或别的什么，人们也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带有主观介入的、批判式的表达。

在求学中遇到灵魂拷问

巫思远祖籍潮州普宁，家族中人多从事造船业，没有人学习美术。他是长门长孙，从小就受疼爱，父母也从不给他压力。在学校，他各科成绩一般，只有美术最好。虽然在英校读书，但华语流利，热爱华文，对中华文化有强烈的亲近感。中学毕业后，他先是遵照惯性思维去义安理工学院读造船专业，但终究无法说服自己的内心，转而投向美术。1988年起开始修读南洋艺术学院预备班，一年后正式入学，1991年毕业。

1995年，巫思远赴英国雷丁大学（University of Reading）修读研究生学历课程，为期9个月。导师在课上讨论分析他的作品时，称赞他技巧不错，色彩也很好，但接下来的一句话却令他深感触动：“在这些作品中，我没有看到你。”^[2]彼时巫思远的作品主要是受到西方超现实主义、野兽派、立体主义及混合媒体等表现手法影响。他在学校里学到的就是这样的西方艺术，也因此以为那就是他应该遵循和向往的艺术。然而在英国教授眼中，那些作品充其量只有技巧可言，看不到与他所代表的新加坡华人的文化概念的任何关联与艺术想象。在当时的历史景观之下，文化的差异性依然是欧美主流文化精英阶层所关注的话题。在殖民主义全面崩塌的1960年代之后的几十年里，西方人敏感地看到曾经弱小的国家或民族的逐渐崛起或文化复兴，也因此充满了深具旁观者心态的兴趣和观察，而绝大多数像新加坡这样的在历史上并不十分清楚或不能十分明晰地表白自己文化属性的国家，还处在文明归属的觉醒与半觉醒之间徘徊，只好沿袭旧时的文化倾向和态度。这在原本高高在上的西方文明体系看来是颇

为疑惑不解的。

对巫思远来说，这是一个击中内心的重要问题——新加坡华人的文化身份是什么？面对这一灵魂拷问，巫思远于同年创作了一幅与以往风格完全不同，介于抽象和具象表现之间的作品《歧路》。

从1996年开始举办第一次个展开始，巫思远一直都在思考绘画的本质这个问题。他关心周围熟悉的事物，希望能从中找到自己，触摸到心跳。期间他在南洋艺术学院教书，从初级素描到三年级学生的创作，同期也每年举办一次个展。2003年，他再次踏上求学的旅程，赴英国伦敦艺术大学切尔西艺术与设计学院（Chelsea College of Arts, University of the Arts London）学习，2004年获得硕士学位。这是一次近乎朝圣的历程，他终于去了一直想去的地方，那里也是他在南艺时的校长林友权曾经读书的地方。

时过境迁，巫思远发现美院的教授们不再关心8年前提出的文化身份的问题。世界改变了，社会也改变了。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欧美的艺术主流已经将艺术还原到艺术本身，绘画再一次重新回归到纯粹的绘画本体，一切似乎都变得简单和原始了。但此时的巫思远已经成熟，不可能就这样再次被盲目引导着回归。以前，他把思考放进画面与社会沟通，多少有说教的意味。现在，他通过画面本身进行交流，激发别人的思考，不再主动把思想放进去，而

《歧路》布面丙烯 208X190cm (1995)



是用画面把他所思考的东西导引出来，因之更具有思维的流动性与伸缩性，更宽容。返回新加坡之后，巫思远一边继续教书，一边埋头创作，于2009年获得新加坡大华银行全国绘画比赛白金奖项。

艺术的使命是唤醒和反思

2015年，巫思远决定结束在南洋艺术学院的教书生涯。十几年的稳定工作让他可以安心走过艺术的成长历程，不必过分忧虑生活压力。此时他要单纯地做一名职业画家，花更多时间在绘画创作上，以独立艺术家的身份，用艺术的使命去唤醒而不是讨好别人。他很认同墨西哥文学家克鲁兹（Cesar A Cruz）的说法，“艺术的职责是让那些过得舒适的人不舒服，也安慰痛苦的人”。

巫思远的创作主题非常广泛：从平凡的家居静物到天主教堂辉煌壮丽的内部装饰；从购物商场颓圮的空间到政治人物的表情瞬间。在他看来，那些看似平淡无奇的物件、静寂的建筑内部结构，都是人类生存舞台的环境道具的镜像。他以看似凌乱却深含哲理的笔触，以及略带忧郁和偏执的色彩，创造出纷繁迷乱、暗含毁灭的空间气氛，以及不可预知的末世景象的玄思。他眼中的风景，就是日常生活中的

建筑，这很符合新加坡这样一个城市国家的自然属性。他将曾经富于情感表达的、画布上的英国式的自然风景，转化成一系列的、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森林一般的城市建筑城。画面上的建筑仿佛并不是静止的，而是在移动或颤抖。不规则的线条和有意识地偏转的透视痕迹，构建出梦幻般的图像，在抽象和具象的边缘，演绎现代社会人文的矛盾性及不可预测性。

巫思远的另一类重要创作主题则是一些颇具社会暗喻意义的、类似于政治波普的绘画。他用明显的、几乎是黑色幽默和夸张的戏剧性解构手法，创建了一系列具象绘画，探索人们对真理和现实世界的感知。他说，谎言就是化装舞会的真理。这样的观点与阿多诺的理论形成一定程度的契合。阿多诺认为：“自律的艺术作品是反思性的”，“它并不诉诸于声嘶力竭的宣讲，抑或主体的移情和认同，而是通过微妙曲折的方式，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社会处境，进而反思并寻求改变现实。这种审美教育确立了读者与艺术作品的距离感，终结了所谓净化、升华和移情等传统接受模式——这些接受模式客观上具有为现状辩护的意识形态效果。在此意义上，艺术也就具有了实践性。”^[3]

阿多诺认为艺术的自律是艺术介入的前提，

“艺术的二重性”是逻辑起点，即指艺术兼具自律性和社会性，艺术通过打破与社会的边界完成对现实的干预或介入。2021年，巫思远创作过一幅名为《又干掉一个》（《Another One Bites the Dust》）的亚麻布上油画作品。作品的英文名称引自英国皇后（Queen）摇滚乐队发行于1980年的一支金曲，主唱是红极一时的弗雷迪·默丘里（Freddie Mercury，1946-1991）。为了录制这首歌，据说弗雷迪甚至把喉咙都吼出了血。该曲曾一度三个星期登顶美国流行金曲排行榜冠军，销量达

《又干掉一个》亚麻布上油画 120X150cm (2021) 私人收藏





《罗马圣彼得大教堂》(VIII) 亚麻布上油画 112.5X150cm (2010) 私人收藏



《商厦#19(狮城大厦)》黄麻布上油画 180X180cm (2011) 私人收藏

到惊人的700万张，歌中接近尾声的地方，会反复重复这一句歌词Another One Bites The Dust（又干掉一个）。

巫思远的用意显然不在于歌曲所演绎的故事。画面中三个身着绿色军服和黑色长靴的军人正在异常投入地舞蹈，大檐帽掩盖了军人的表情，但肢体的动作却出卖了一切，舒展、夸张，得意的气氛不言自明，背景则是熊熊燃烧的火焰。画面中军人的形象似乎没有明确的指引，无法辨认是属于哪个时代、哪个国家？但显然可以看出，三个军人在庆祝一场杀戮的胜利。

在西方油画语境里，三个一组的形象排列是有特殊的含义的，尤其是宗教的意味。通常是“三美”，由裸体的女性组成，取材于希腊神话的美惠三女神，文艺复兴以来最出色的艺术家几乎都创作过这一题材的作品。在巫思远的画框中，女神变成了军人，虽然他们的手里没有杀人的手枪，也看不到鲜血，但火焰和他们恣意地舞步，已经泄露了刽子手的身份。这里记录的显然是对于追求和平的人们的暴力镇压。巫思远用极具嘲讽和幽默的笔触，讲述了痛彻心扉的悲凉与黑暗——画面充斥着欢乐与光亮的火焰，却让人看不到一丝光明与安慰。这是一幅有相当政治波普意味的作品，在相对保守的新加坡却得到了积极市场响应，一经完成即被某知名头家收藏。从侧面体现了新加坡本地对批判题材艺术作品的极大包容，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罕见的，令人欣慰。

创作题材的变换和解构

巫思远的创作是一种进行时态。他对社会的观察角度在变，他的创作题材也随时为之改变，每一次转换他都见解深刻、得心应手。在建筑系列作品里，他有两类作品颇引人注目：一类是新加坡的大型商场，一类是教堂。

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Saint Peter's Basilica, Rome》）这幅作品中，巫思远以独特的视角、构图与色彩组合，完成了一件不同寻常的、超越世俗精神世界的作品。圣彼得大教堂也称圣伯多禄大殿，是位于罗马梵蒂冈的天主教宗座圣殿，是天主教会重要的象征之一。教堂作为最杰出的文艺复兴建筑和世界上最大的教堂，最多时可容纳超过6万人，中央穹窿的直径达42米，顶高约138米，被视为是天主教会最神圣的地点。巫思远的内心是强大而独立的。他没有像卑微的普通人或虔诚的教徒那样对这座有着高度精神内涵的建筑直接跪拜，而是以建筑师的眼光和手法，对客观存在的现实建筑，在画布上完成了超越现实空间的解构定位——用两组大笔触弧线切割了画面的正上方和右下方，偏转了固有的、具有超强稳定性的三角直线构图。然后在画面左下侧填充罕见的、大面积的黑色颜料，用刮刀划出梁柱和雕塑装饰组件的大致轮廓和高光效果，由此在画面上重新建立了以体积为基础的三角关系。

这种构图方式是大胆的，具有极为震撼的视觉效果，把观众的视角直接切入到这座教堂最壮丽的部分。同时，他没有过多地使用表现真实的色彩，而是选择夸张的、情绪化的黑色和

Boo Sze Yang, A Humanistic Painter

黄褐色，间接把白色标记为天窗和高光部分，整件作品的气氛凸显出一种神秘感和另类的压抑感。此时，教堂代表的不再是通常人们所乐于见到的华丽、神圣、高雅、庄严的气质，仿佛升腾起一种摄人心魄的、无法抗拒的力量。这力量也许并不来自导引凡人走向天堂的温暖之手，而是带来死亡和恐怖的冷漠，萧然肃穆，无法反抗。

在表现人物内心方面，巫思远达到的高度也是一般画家难以企及的。他创作过一组以新加坡建国之父李光耀为主题的作品，使用类似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909-1992）特有的粗犷、犀利、具强烈暴力与梦境般的图像抽象表现主义手法，凸显主题人物的内心与普通观众心理观感，令人印象深刻。

“在文化工业愈发繁盛、纯粹艺术愈加陷入危机的全球资本主义时代，艺术要想有益于世道人心、介入社会历史进程，就必须是具有整一性审美形式的自律艺术。它并不诉诸于声嘶力竭的宣讲，抑或主体的移情和认同，而是通过微妙曲折的方式，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社会处境，进而反思并寻求改变现实。这种审美教育确立了读者与艺术作品的距离感，终结了所谓净化、升华和移情等传统接受模式——这些接受模式客观上具有为现状辩护的意识形态效果。在此意义上，艺术也就具有了实践性，完成了对现实的介入、沟通和交流。”^[4]

注释：

- [1] [德]阿多诺，《美学理论》，王柯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 [2] 巫思远，《Boo Sze Yang, Forever at the Crossroads》，Sunda Press Singapore, 2015.
- [3] 常培杰，《阿多诺对“艺术介入”的批判》，《哲学动态》，2015年第6期。
- [4] 同注释[3]

（作者为本刊特约撰稿、水墨画家、独立策展人兼国家美术馆艺术论文翻译）

In Singapore, there is an artist, Boo Sze Yang, who expresses his feelings and understanding towards the society directly through his artworks. Art helps him to maintain a relative distance, but his involvement in society is direct, serious and sensitive; he seems to be a Don Quixote-like character, but unostentatious nor emotionally holding a spear and rushing towards the devilish windmill. Instead, he is quiet and eloquent with a calm mindset, just like a teacher from a remote mountainous area with lofty ambitions and beliefs. He has a unique fusion temperament, which cannot be classified under the categories of realism or critical realism, or the once-trendy pop art. He is a hybrid. His artworks are obviously different from the vast majority of romantic "art for art's sake" paintings. Even if he uses messy lines to draw a shopping mall, a church or something else, every viewer is able to sense his subjective intervention and critical expression strongly.

Boo's creative themes are very wide, from ordinary household still life to the magnificent interior decoration of Catholic churches, from the dilapidated space of shopping malls to the expressions of politicians. In his point of view, mundane objects and the quiet internal structures of buildings are all mirror images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ps on the stage of human existence. With his seemingly messy yet philosophical brushstrokes, and a slight tinge of melancholy and paranoia, he creates confusion, an atmosphere which signifies destruction as well as a metaphysical thought of unpredictable apocalyptic scenes. The scenery in his eyes is the buildings in daily life, which is in line with the nature attributes of a city state like Singapore. He transformed the British natural landscapes on canvas, that once emotionally expressive, into a series of forest-like urban architecture that are inevitable in moder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buildings on the paintings do not seem to be static, but moving or trembling. Irregular lines and consciously deflected perspective traces construct a dreamlike image, interpreting the contradictions and unpredictability of modern social humanities on the edge of abstraction and figuration.

Another theme of Boo's creations is social metaphors similar as that of political pop art. He uses distinct, exaggerated dramatic deconstruction techniques close to black humour, to create a series of figurative paintings to explore people's perceptions of truth and reality. He has applied Francis Bacon's unique rough, sharp, violent and dreamlike abstract expressionism techniques to highlight the inner world of the subject characters and the psychological perceptions of ordinary audiences, which is impressive. In terms of expressing the inner world of characters, Boo has reached a level that is difficult to achieve for painters generally. His perspective on society is changing and his creative themes are also changing at any time. His creativity is progressive and every change is insightful and handy. In the architectural series, he has two categories of works that are quite eye-catching, one is the large shopping malls in Singapore and the other is the churches.

快乐一首一首唱给你听

李荣德的声音之路



文·林高

图·受访者提供

今

年6月29日，新加坡李氏总会邀请李荣德讲《我的声音艺术之路》，我特地赶去听。原来他小时语音也不标准，后来参加丽的呼声少儿班，星期六下午在播音室录制广播剧，经郑昭英、曾鹏翔两位老师及师兄、师姐严格指正；其他活动还有诗歌朗诵、相声、快板、唱歌，有不少机会纠正错误。1981年，他全职投入新加坡广播局配音组，又遇到香港配音界名人毛威和王玫二位老师的指导和提携，才更上一层楼。而今数码科技在新闻媒体上越来越凸显它的角色，“早报视频”“早报博客”“互动新闻”应运而生——“声音艺术”一转身成了“工作需求”。为备不时之需，新加坡报业控股传媒学院请李荣德为记者和编辑开班训练语音，他自信地担起老师，一班接一班，教得很开心。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我还是先放下他的专业，从爱好说起。因为我发觉，退休后，李荣德很自觉地要做一个“天天乐龄”。他喜欢唱歌。小时住在惹兰乌美，偏巧卖唱片的店就在隔壁，唱机天天播歌曲，他天天跟着学唱。洋服店和摄影馆的大哥大姐是左右邻居，都疼他，听他唱得好，就怂恿他唱，八九岁他就爱上表演，一点也不胆怯。他感恩父母给了他一把好听的嗓子。年纪半百以上的人听他唱老歌，会起共鸣，许多记忆回到眼前，偏古早很多记忆彼此是重叠的，一唱都醒来，化身为蝴蝶翩翩起舞，缤纷交错。友人相聚的场合或旅游途中，荣德若受邀也就唱，用歌声使空气活泼起来。他觉得，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年纪将古稀，若聚在一起把记忆叫回来，一首一首地唱，不



是很好吗？于是他决定登台献唱，这叫“快乐分享会”。

此事要从2019年6月说起。先是李国民建议到“新智文教”开唱，不收费，他兴致勃勃就去了。有了信心和动力，同年8月又办一场。爱听老歌的朋友真不少，场面温馨感人。荣德强调，他演唱的宗旨是分享快乐。2020年初在后港联络所的演唱，适逢新冠病毒开始肆虐，听众依然热情到场支持，尤其令他感动。我是荣德的老朋友，在现场，我看到他十分雀跃和满足。至今办了六场“快乐分享会”，荣德说，最令他欣慰的是，为“轻安村慈善与教育基金会”（简称轻安村）筹款的两场演唱都很成功。“轻安村”一视同仁，不分种族、无论宗教背景。愿景是通过教育，提倡互助关爱，建立环保意识，并努力迈向一个安乐、和谐、美丽、包容和团结友爱的理想家园。

荣德说，能为“轻安村”贡献一份力，他很自豪。2022年在麦波申联络所演唱，总共筹得15万元，主办方和他都十分感谢热心人士的鼎力支持。2024年4月6日，他壮起胆来答应“轻安村”在醉花林再次专场为筹款献唱：《我最爱唱的歌·六》。两点半唱到五点。开场就唱《眼镜找朋友》《小燕子》《小白船》等儿歌。我说：“听众不是儿童呀。”荣德说：“儿童都长大了，歌声勾起记忆。”难怪六百听众热情投入。第一次有部长莅临为嘉宾，荣德特别紧张而兴奋。那天国家发展部长李智陞致辞鼓励之外，还留下来听歌到全场结束，散场时又主动与李荣德合影留念，并告诉荣德，他喜欢老歌，下一次还要来。荣德不只一次喜上眉梢对我说起。

我问他，下一次是什么时候？2025年1月4日，依旧在醉花林，他说。

自2017年起，每月一次李荣德和新加坡失智者协会（Alzheimer's Disease Association）合作，唱老歌给会员和看护者听，老人需要陪伴和关怀。他们会轻声跟着唱，还点歌。荣德说，有一次他唱《草原之夜》，一个80几岁的老人家舞动双手，也哼唱起来。身边他的女儿看见了既开心又诧异，对荣德说，她的爸爸很久没开口说话了。新加坡失智者协会在明地迷亚路（Bendemeer Rd），演唱地点通常安排在中西餐厅，譬如博物馆西餐厅，樟宜机场中餐厅。老人由自家人带去。2020年有社交限制，却也没有中断给老人唱歌的安排——改用线上直播。另外，“佛光山义工团”的法师则不定期邀请李荣德为NTUC安养院及医院唱歌。荣德说，感恩我的歌声有机会发挥神奇的力量。那些老人大多坐在轮椅上，无精打采地来，眉开眼笑地离开。

李荣德不是单枪匹马行动，为“轻安村”筹款办的“快乐分享会”，他会请吴锦发、黄明南和师妹袁沛莹来伴奏以及和声助唱。李国民是得力的幕后帮手，字幕和背景就是他精心设计的。

播音和配音的成就

回头来说他的专业。我早在1998年就认识李荣德。1997年底我出版第二本微型小说集《笼子里的心》，荣德邀我上他主持的节目叫“空中图书馆”。“空中图书馆”采访本地和外地到访的作家，一个颇受关注的节目。1994年2月1日由“新加坡国际电台”启播，每周一次，至2008年7月31日停播，维持14年6个月，不容易啊，难怪荣德颇引以为傲。他说，本地作家几乎



都上过他的节目。外地受访的作家包括刘再复、余光中、白先勇、余秋雨、王蒙、隐地、舒乙、刘墉等。潘受老先生去世的前一年（1998）接受采访，谈为什么创作古诗。他穿睡衣，用闽南话朗读自己的诗，录音仍妥善保留着，十分珍贵；隐地十分友善，过后还邮寄尔雅出版的书相赠；刘墉亲切动听的声音则留给他深刻的印象。零零星星一些作家个人的风采，记忆犹新。

荣德最喜欢、最有成就感的工作是配音。配音在幕后进行，对于他，幕后反而增加神秘感。观众在电视上和电影院里看得入了神，演员的声音却是他，仿佛欢笑、痛苦、激愤、伤心都由他控制似的。配音的工作不简单，往往同时要为多个角色配音，一下是这个，一下是那个，随时转换。荣德说，他喜欢这个挑战，只要你喜欢，什么角色你都想“进入”发出他的声音。声音有很强的塑造力，发挥得好，是很好玩的事。譬如曾志伟主持香港电影金像奖，观众喜欢。曾志伟讲广东话，声音的特点是尖、薄，带点搞笑，荣德要模仿他的“真实声音”，要对嘴型，还要装他说话的神气，就很好玩。卡通片有卡通片的要求，譬如《忍者神龟》，他配傻乎乎的猪、乌龟少年、老鼠师傅、蒙面坏人……在几个角色之间转换声音。姜是老的辣，一点都不假。

李荣德的声音很红。80年代香港粤语连续剧都要华语配音，即使外地人只要在新加坡生活一段日子，也都熟悉他的声音吧。1979年新加坡提倡讲华语运动，1980年荣德报名接受全职配音员训练，1981年开始配音工作。起初配的都是正派角色，姜大卫、刘松仁、周润发演的电影。山口百惠主演的《疑惑》，他配三浦友和。万梓良演的《太极张三丰》及《游侠张三丰》，



从他年轻配到年老，当时不会发出武功高强者的狂笑，毛威老师教他怎么运气，才掌握到窍门。还有，配过新加坡电视剧《新兵小传》及泰国电影《人妖打排球》里的娘娘腔角色；美国电视剧或电影中打不死的硬汉如阿诺施瓦辛格；本地电视剧《荒原》他同时为黄文永及陈澍承配音。

后来因王玫老师引荐，他在台湾政治大学当学生的四年期间，也干起电影配音工作。没有新加坡人在台湾做过配音，他是第一个。荣德说，他去报到，坐了几次冷板凳，领班不相信：“来自新加坡能当配音员？”“国语会不会说呀？”领班终于让他尝试：“荣德，你进去试试这个侍者。”侍者只说：“先生，请问要喝什么？”荣德上阵了。看了他的表现，领班说：“你是哪里学的？嘴型对得这么好，语气也这么好。”他说：“我已经在新加坡配了8年了。”其实在台湾配音更具挑战，到现场才知道配什么角色，而



1977年，在高三演讲比赛荣获冠军



1991年，在台湾为美国电视剧配音

且配电影没有演员的原音可以跟。荣德说，配音的重要技巧是对嘴型，一边跟着剧本，时间要抓得准，半秒不差，经验老到之外，要镇定，才能得心应手。

赋予“声音”更多的意义

说到这里荣德颇有些感慨，近年来本地电视台播放的一些片子，配音失去本土味，腔调不同，发音不一样，听起来别扭。为了省钱吧，把片子送去国外配音，结果出现“水土不服”的配音效果。荣德对配音的要求甚高，对“为了省钱”很不以为然。

国庆庆典现场做旁述，荣德有丰富的经验。1994年和1995年负责电台现场解说。接着是电视现场旁述，前后做过6次。荣德说，最紧张的时候是机动部队出场，装甲车之类，要紧跟着导播的镜头切换，所以得准备充足的资料，随时应对，责任重大。有机会在国庆庆典的现场观礼，用自己的声音把欢快带进每家每户去，工作虽然吃力，他仍感到兴奋而光荣。此外，为新传媒时事组拍摄的《星期二特写》《焦点》，还有《财经追击》作旁述，具有另一番的意义。他特别记得，日本NHK拍摄的纪录片《丝绸之路》广受欢迎；2015年录制的“光耀一生”是为了纪念建国总理，后二者的旁述也都是他的声音。

2020年艺满中秋有一个《方言诵古诗》节目，李荣德在滨海艺术中心的大堂朗读，听众在线上听。李荣德擅长朗读，滨海艺术中心请他另外做了两场诗歌欣赏，其中一场是“狮城地标诗”，本地诗人以著名景点和留有历史轨迹的地标做诗，温习集体记忆，他用声音带出其中情怀。

人生的因缘像是前世就安排好的。李荣德还在“丽的少儿班”的时候，正当青春变声，他的恩师曾鹏翔对他说：“你将来很适合走广播的路。”他真的走上广播和配音的路。因为投入，不断琢磨怎么赋予“声音”更多的意义。他热爱客家歌谣，是“茶阳（大埔）会馆客韵团”的台柱。有好几次我看见他在朋友欢聚的场合愉快地唱起客家山歌。“快乐分享会”上也选唱粤语歌、潮州歌和闽南歌。他知道，文化能量会随着歌声传递开去。

（作者为本地作家、新加坡文化奖得主）



文图·沈蕊蕊

十年，在人生舞台上精彩纷呈的：也许是从牙牙学语变成口齿伶俐的时光；也许是从懵懂童年走到翩翩少年的时光；也许是从不负韶华迈向丰盛壮年的时光；也许……

读书会的十年是怎样的呢？从2014年8月30日第一次读书会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萃英阁举办到如今，经历十年的萃英读书会显得很特别。这十年间声声幕幕如至眼前，行行言言常使停驻。

萃英读书会由新加坡南洋孔教会青年团主办，青年团成员及各领域的专长人才分享导读。读书会一般都会分成上下两场，除经典儒学及传统文化书籍的导读外，其内容涉猎广泛。笔者亦在读书会上分享过画家张大千先生的绘画艺术。

2024年萃英读书会十周年活动于8月3日在新加坡南洋孔教会会所举办，会长王国华先生出席并讲话，回顾读书会的发展历程并鼓励青年团再接再厉。青年团团团长张庆勇也表示，希望读书会不断延续，迎来一个又一个十年。

此次的读书会，上半场由南洋孔教会董事，青年团团委朱佳导读《极简欧洲史》；下半场由南洋孔教会名誉董事，青年团团团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哲学硕士刘华庆导读《礼记·礼运》。

字斟句酌的导读，让参与者意兴盎然，也让笔者受益匪浅，浮想联翩。

读书是乐事抑或苦差？喜欢的人乐此不疲，讨厌的人拒之千里。笔者觉得在炎热的狮城，灯火阑珊处静思读书别有一番趣味；夜深风凉时读书亦觉畅快。如果您未曾体悟到读书的乐趣，建议您来读书会！大家共同读一本好书，互相讨论、增进理解、相互交流，不失为美事一桩。

“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确实可改变人的气质。

三毛在《梦里不知身是客》里写到：“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许多时候，自己可能以为

读书会十年随想

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过眼烟云，不复记忆，其实它们仍是潜在的：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胸襟的无涯，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中。”

网友曾经在蔡澜微博下留言：“生活好多苦啊，为什么人要活着受苦呢？”蔡澜答：“等糖吃呀。”

是啊，生活中总有一点甜吧！虽然读书有时并不能改变什么，有时努力了并不能金榜题名，鱼跃龙门，但起码可以给平淡生活增添些许甜味。读读小说，可以在虚幻的世界里经历多种人生；读读散文，可以让思想遨游在云端而又脚踏实地；读读诗歌，更可以放飞自我，体味万物的个性与共情；读读历史，可以穿越古今，以史为鉴，温故而知新；读读名人传记，亦可窥见坚实的脚步、伟岸的灵魂，其波澜起伏的人生。以书为伴，甘甜有期，风雅自来。

儿时觉得能出书的人好厉害。长大了自己也写文章，才知道这种心态叫“铅字崇拜”。大家不过都是凡人，因此，书并不都那么神圣。良

莠不齐有之，要自己甄别，读书亦如读人。

读书会十年，亦如人生中宝贵的十年，是去伪存真不断丰盛的十年。读书也是为了照见更好的自己。愿萃英读书会走向另一个丰盛都十年；愿我们都能多读好书，多识好人，在书中找到“颜如玉”和“黄金屋”。

萃英读书会活动详情

时间：每月第一个周六下午2点半到5点半
(2点15分开始登记)

地点：南洋孔教会会所

地址：511 Guillemard Road, #02-35 Grandlink Square,
Singapore 399849 (近Paya Lebar地铁站D出口)

电邮：admin@kongzi.org.sg

电话：63385110

简单茶点，免费开放（请预先报名）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新加坡南洋孔教会会长王国华（前排右四）与读书会与会者合影



南洋华人塚亭之最



图文 · 陈煜

檳城百年适成亭

新 加坡曾有很多“亭”——恒山亭、青山亭、绿野亭、泰山亭、碧山亭等，都是华人坟场。遗憾的是古迹不存，留存的建筑记录极少，谈起以“亭”命名这些坟场的缘由，至今没有令人信服的解释，大抵是早期华人社团组织的一种称呼。虽然檳城罕见以“亭”为名的机构，华人坟场却留存不少亭。对于这些塚亭的研究有助于了解英国海峡三州府华人墓葬与建筑文化的发展。

在檳城的塚亭中，最为壮观的是峇都眼东联合福建公塚（简称：峇都眼东公塚）的百年适成亭。百年前檳城曾有这样的说法：“没有见过百年适成亭，就等于没有去过檳城！”这座塚亭始建于1884年，落成于1886年，正值檳城开埠百年，故举办了盛大的落成庆典，因而得名“百年适成亭”。

峇都眼东的福建公塚

檳城福建人集资于1884年购买白云山东麓的三块相连地块，开辟峇都眼东公塚，这是福建人在檳城的第三处坟场，落成于1886年。百年适成亭

是此公塚的主体建筑，顺应地势坐西朝东，是一组四栋的建筑群，平面均为长方形，包括东侧前栋的主亭、西侧后栋的次亭，以及次亭南北两侧的附属楼，设有餐厅、厨房、浴室、厕所等辅助设施。主亭与次亭均建在石砌台基之上，东侧台基较西侧的低，两座亭之间设有盖走廊。

百年适成亭落成至今的138年间历经翻修，主亭较为完整地保持原状，次亭与附属栋亦保留原有结构与屋顶。次亭西侧于1951年增设火化炉，添加吊顶掩盖屋架，设置隔墙镶嵌纪念碑及功德牌。主亭与次亭之间的连廊亦增加吊顶并更换瓦片。附属栋的功能有所变化，曾有廊道连接辅助栋与主亭，现已不存。

西式构造与华族需求

在檳城华族史的论述中，多提及百年适成亭内珍贵的碑记题刻与李丕耀石像，鲜少论及其建筑型制与建造过程。笔者对于百年适成亭的初步研究显示，这座塚亭采用当时先进的西式建造技术，得以兴建大跨度空间，以气候适应性的做法，在热带环



檳城峇都眼東聯合福建公塚入口牌坊



百年适成亭主亭外观



主亭内李丕耀立像

境下营造出通风凉爽的大空间，满足了华族集体祭祀的需求。该塚亭显示出19世纪末期马来亚华人融合东西方技术而达成的建筑成就。

百年适成亭四栋建筑的结构均采用八边形预制铸铁柱，以螺栓与基础、屋架相紧固。铸铁柱分为柱头、柱身、柱腿三段，柱围由下至上收分，柱头与木桁架相交处以铁花牛腿加固。为了营造无遮挡的大空间，取消了南北中轴线上的四根柱子，外围檐廊跨度亦极大，向外悬挑支撑屋檐，形成宽敞的回廊。上部木桁架做法亦为西式，形成较陡的四坡屋顶，中间高起形成通风对流的气窗，屋架上铺设三层交互相叠的椽条，满铺欧式马赛瓦。桁架木构件断面较小，以螺栓紧固承载大屋面荷载，与铸铁柱共同营造出轻盈通透的高敞空间。

主亭内的空间则是按照华族祭祀纪念的功能需求进行布置。地面满铺条石，四角与屋脊相对应处斜铺长条石，形成稳固的台基。西侧檐廊正中开间设置三幅石屏，正中的主屏前安放石雕李丕耀立像，上方悬挂“百年适成亭”匾额。中央四根柱悬挂两对四幅楹联，匾额楹联的尺寸非常大，形成恢弘肃穆的敬拜空间。

次亭规模较主亭小，从平面布置推测，早期是贵宾休憩的所在。面向主亭一侧的檐廊地面与路面相持平，来宾可以在此上下落，由七级台阶登上

石砌高台。两侧附属栋面向主亭一侧都设有檐廊连接次亭。早期峇都眼东公塚备有葬礼祭祀时所需的物品，包括桌椅、烹饪器具与餐具等。为了提供自来水，公塚兴建之处专门寻找附近水源，铺设铁管将山泉水引至方便的地点。每间厕所均设有水龙头，显示当时檳城华社已具备现代公共卫生观念。

名家题刻的屏像牌匾

百年适成亭主亭内共有三幅石屏与一座石像，根据其所处位置，本文分别简称为中屏、左屏与右屏以及李丕耀像。其中中屏为最大，左屏与右屏较小。石屏可分为三段，包括屏头、屏身与屏座，均有雕刻装饰，以矿物颜料上彩，历久弥新。

中屏的屏头为回文镶边的书卷造型，正面与背面均雕刻“大清福建省公塚”字样，书卷两侧有仙童扶卷，上方装饰蝙蝠，下方为祥云瑞兽。屏身镶嵌白色岩板题刻，阴雕字体，青色石框装饰有黄色、绿色两道线框，正面题刻五百多位捐款人名单（包括公司与个人），由李丕耀率领16位董事于1886年所立。屏身背面的题刻为36条公塚管理规则，对于塚地的发展、墓茔尺寸、日常管理与经费问题等，做出详细的规定，违者将公议重罚。

左屏的屏头以彩带饰边书卷造型，上方雕刻祥



主亭西侧廊的三幅石屏



刻有“大清福建省公冢”字样的中屏头



左屏头的精美书法雕刻



左屏正面陈宝琛题写的碑记

云旭日对狮，两侧以八仙中的李铁拐、汉钟离、蓝采和、曹国舅扶卷，正面与背面均雕刻名家题写的诗词歌赋。屏身正面为“赐进士出身，诰授荣禄大夫，前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随带加一级闽县”陈宝琛撰写并题书的碑记，完成于1888年，记述他在李丕耀的邀请下为公塚撰写纪念碑文的过程。值得关注的是，陈宝琛提到早就答应李丕耀的邀请撰写碑记，但由于工作忙碌而未能完成；后因主持赈灾时得到南洋侨众的大力支持，李丕耀再次请他撰文，感念其情而完成此文。李丕耀为陈宝琛的碑记预留左屏正面的位置长达两年。屏身背面的题刻详细记录了开辟公塚的相关费用，包括筹集的经费及来源、购买土地的费用、兴建塚亭的建筑费用、墓地划界修路的费用、碑记匾额的润笔费及雕刻运输安装等费用。

右屏的屏头亦为彩带书卷造型，上部雕刻祥云瑞兽对雀，两侧为八仙中的何仙姑、吕洞宾、张果老、刘海蟾扶卷，书卷正面及背面同样雕刻名家题写的诗词歌赋。屏身正面与背面的碑记均由“清赐进士出身，诰授朝议大夫，钦加运同衔，前署甘肃镇番县知县，闽县何履亨拜撰”，“清赐进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闽县曾宗彦拜书”，记录此塚地开辟的经过以及撰写碑记的缘由，完成于1886年，表达对于领导人李丕耀，以及大捐款人崇茂号

与许心广的敬意。值得关注的是正面碑记的崇茂号30位董事，以及补刻的一条捐款记录，即1892年崇茂号再捐3170元。

立于中屏正前方的李丕耀立像是头饰幅巾、身着长袍、手持笏板的明代儒士造型，面容沉静，衣纹流畅，背部题刻“李丕耀先生之像”，雕像立于椭圆形台座。立像下的基座为六边形，分为三段，立于基座之上，基座中段的碑文是由“钦加同知衔，赏戴花翎，己卯科举人，候选县正堂”彭坤年所撰写，颂赞李丕耀对于公塚开辟所做的贡献，落款为“福建省槟榔屿客籍众姓等同立”。立像由厦门源成号制作，落成于1892年。这是槟城目前所知最早的大型石雕像。

李丕耀立像上方高悬巨型绿底洒金木雕匾额，浅雕“百年适成亭”五个金字，左上方题书“光绪丙戌仲秋谷立”，右下方题书“林瑶圃拜题闾闽董事等公立”。主亭正中央的四根柱，即百年适成亭牌匾左右两侧铸铁柱，及前方一对铸铁柱的正面，均悬挂半圆形黑底金字巨幅楹联。左右两侧的楹联是由“内阁学士闽县陈宝琛撰，漳郡澄邑鼇冠社林瑶圃书”，由李丕耀为首的20位董事同立于1886年。前方楹联的左右联是由何履生撰，林瑶圃书于1885年，1886年由龙溪邑庠生廖廷璋跋。

槟城闽人的原乡网络

百年适成亭内的碑记楹联显示，为了完成这些具有纪念意义的石雕木雕，董事部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从1884年公塚始建到1892年李丕耀像落成，以八年时间打造了理想的集体敬拜空间。公塚兴建之初即明确要求设立纪念性石碑，除了例行记录捐款人名单、收支费用以及管理条例等，亦通过各种关系请求祖籍地福建省的名仕撰写碑记楹联等文化品味较高的内容。何履亨碑文中提及，他原本与李丕耀不相识，因赈灾的关系了解到槟城华社与李丕耀的贡献，继而成为知交。在完成颂赞李丕耀与崇茂号的碑记后，李丕耀再致函他请求撰写赞美大捐款人许心广的碑记。何履亨也在1885年前为公塚撰写了一幅对联，由林瑶圃书，后请廖廷璋跋。陈宝琛虽然早就答应李丕耀为福建公塚撰写碑记，最初只提供了一幅对联，因为南洋赈灾的贡献，在李丕耀的再度邀请之下于1888年完成碑记。

福建籍名仕愿意为槟城福建公塚撰写碑记楹联，除了这是服务福建社群的慈善事业，也因为槟城福建社群对于原乡的贡献，尤其是陈宝琛与何履亨主持赈灾事务时得到南洋侨众的大力支持。值得关注的是，陈宝琛提到怡山西禅寺微妙禅师在南洋的经历。这位高僧对于槟城侨领有着高度评价，这些因素使得百年适成亭能够得到福建名仕的撰文题书，为槟城留下珍贵的文化遗产。

百年适成亭碑记中不断出现大董事李丕耀之名，这位杰出的福建人原籍晋江金墩，当时执掌家族公司崇茂号，这是槟城当时最大的华人船务公司。他对于峇都眼东公塚的开辟作出卓越贡献，得到了跨方言群的福建人士的广泛认同，得以树立真人石雕像作为纪念，这在南洋华社是罕见的。

李丕耀的贡献不仅在于领导崇茂号捐献两万巨款，出让峇都眼东的一处地产，说服各方方言群的福建人士捐款，集合福建社群之力开辟第三处公塚，也因他作为侨领在福建省享有相当高的声望，得以与高官名仕交往，奠定此处公塚的社会地位。时人亦称他为“实干的工程师”，凭借他的经验，策划公塚布置与建筑设计，不遗余力地监督实施，让百年适成亭建成为“世上最恢弘的华人塚亭”。

题图说明：主亭的西式屋架与其内巨型木制匾额对联

(作者为ON-LABO创办人兼主持人、新加坡国立大学建筑系兼任副教授)

Top Chinese Cemetery Pavilion in Nanyang

Singapore used to have many "Teng (pavilion)", such as Heng San Teng, Cheng San Teng, Loke Yah Teng, Tie Swah Ting, Peck San Theng etc., all being Chinese cemeteries. Unfortunately, they were either demolished or redeveloped, and little architectural records of these cemeteries were available. However, many pavilions exist in Penang's Chinese cemeteries which were rarely named as "Teng".

The most splendid cemetery pavilion in Penang is the Pek Lian Sek Seng Teng (the Centenary Pavilion) of the Batu Gantong (Batu Gantung) United Hokkien Cemeteries. Penang once had a saying "one who has not seen the Centenary Pavilion of Batu Gantong United Hokkien Cemeteries has not seen Penang!" To build their third cemetery in Penang, the Hokkien community purchased three connected plots of land at the eastern foot of Mount Erskine in 1884. The Centenary Pavilion was the main building complex of this cemetery, consisting of four rectangular block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emetery was completed in 1886.

This article highlights the historic and social significance of the Centenary Pavilion. The pavilion was built with the advanced Western techniques then to fulfil the Chinese needs for communal worship. The climate-adaptive design of the Centenary Pavilion was a testament to the architectural achievements of the Malayan Chinese in the fusion of East-West building technologies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Known as "a public cemetery of Fujian Province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Centenary Pavilion of the Batu Gantong United Hokkien Cemeteries possessed three remarkable stone screens that were engraved with commemorative poems, phrases, Songs, essays and monumental inscriptions by the top scholars and mandarins from Fujian, including Chen Bao Chen, He Lü Heng, and Zeng Zong Yan. Apart from acknowledging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 leading members (i.e. Lee Phee Yeow, Chop Chong Moh and Kwaw Sim Kong) and all donors, the inscriptions gave a detailed account of the cemetery's 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expenses as well as its regulations. These stone screens were set up in 1886 and the final engraving with that of a donation was completed in 1892.

Another extraordinary feature in the Centenary Pavilion was the statue of Lee Phee Yeow in the form of a Ming scholar. Peng Kun Nian's commemorative essay concluded with the statement that this statue was set up by various clans of the Hakkas in Penang who were from Fujian province in 1892 and produced by the Chop Guan Seng of Xiamen. The wooden plaque above the statue and the two pairs of wooden couplets impressed visitors with their gigantic sizes and excellent calligraphy. Great efforts were put into setting up these monuments, a public cemetery and statue so as to create an ideal collective space for ancestral worship.

Lee Phee Yeow, a fourth generation of the Lee Family originating from Jindun, Jinjiang, was taking charge of his family business Chop Chong Moh, the then-largest Chinese shipping company in Penang. His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to the opening of the Batu Gantong United Hokkien Cemeteries was widely recognised by people from Fujian across different dialects as noted in the inscriptions and his life-size stone statue. Due to his knowledge and enthusiasm, the Centenary Pavilion was constructed to be "the most magnificent pavilion ever attached to any Chinese cemetery in the world."

精彩纷呈的 翰士德湿地公园



文图·冰秀

兴 建于1929年的实里达空军基地，已被国家公园局发展为实里达航空园，内有湿地公园和特色餐馆，成为公众消闲的好去处。

2020年4月正式开放的翰士德湿地公园（Hampstead Wetlands Park），隐藏在贝克街（Baker Street），面积3.23公顷。虽然占地不大，但是却是多种生物的聚居地，称得上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第一次到那里，看到英殖民地时代留下的一幢幢黑白别墅，感觉好像来到英伦某处一样。高大的榕树、雨树、木麻黄、榄仁树、海芒果等围绕着大池塘生长。池塘里的白睡莲都盛开了，许多飞禽在水池边出现。我们在池边的木板步道上，一边观察湿地的自然生态，一边捕捉精彩影像。

自然生态

这里的鸟类常客是镶红绿啄木鸟、金背三趾啄木鸟、赤胸拟啄木鸟、粉颈绿鸠、亚洲辉椋鸟、白眉黄臀鹌、黑枕黄鹂……

稀客钳嘴鹳来过、栗喉蜂虎和东方蜂鹰等候鸟都曾经到访。

水池周围种了很多油莎草、石龙刍、卤蕨等水生植物，蜻蜓、蜜蜂和蝴蝶在水边翩翩起舞。

几棵树伫立在水中，有些全枯了，树上爬满各种蕨类植物。鸟巢蕨枯萎的叶子给人沧桑的感觉；不少鸽石斛附生在枯枝上，开着淡泊朴实的花朵；啄木鸟在树干凿洞筑巢，因此树干上出现许多小洞。

池塘中有一丛高大显眼的榕树，栗喉蜂虎把它当成舞台，不时站在舞台上表演捉拿猎物的绝

技。它们捉拿猎物的速度快得惊人，而且百发百中，回到起飞的原点，将猎物抛来甩去。我猛按快门，回放照片并放大观察，才惊见那瞬间的精彩绝技。

记得2020年，难得一见的钳嘴鹳伫立在池边的雨树上，那时雨树花开正盛。它们在池塘里涉水打食，用钳嘴捕捞螺类。草丛里不时传来白腹秧鸡的鸣叫声，其中一只不时在莲叶上出现。它用细长的脚爪踩在锯齿状的莲叶上觅食，脚步忽快忽慢，莲叶轻轻摆动。大雨来了，它在雨中游泳，引得摄影者如我，在雨中捕捉它的泳姿。它是本地常见的水鸟，时常带着通体黑色的幼雏出游。

后来重游旧地，发现池里的睡莲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少量的布袋莲。为了陪伴刚退休的老友“打猎”，我们又时常到那里游玩。年

底，满树黄花的耳叶相思树，在对面的丛林中大放异彩。从前常见的鸟类还在园里流连；栗喉蜂虎依然忙着施展它的绝技；东方蜂鹰与栗鸢在空中盘旋；冠斑犀鸟突然飞到榕树上。白胸翡翠、洋燕、朱背啄花鸟、灰缝叶莺、绯胸鹦鹉和三宝鸟也来凑热闹，水蜥蜴游泳后在草丛中悠然自得地爬行，公园的自然生态更加精彩纷呈。



东方蜂鹰
自由翱翔

八哥以树洞为巢
不时钻进钻出



白腹秧鸡在莲叶上走动觅食



难得一见的三宝鸟



远处枯枝上的白胸翡翠好漂亮



一对栗喉蜂虎齐亮相



钳嘴鹳捕捉到猎物了



马来渔鸮妈妈和幼崽同框

灰头渔雕站在树头，眼睛炯炯有神



蜻蜓在泽泻枝条上歇着



木蜂钻进闭鞘姜“白头到老”的花朵中采花蜜



贝克街的黑白洋房和路名清晰可见



池边的“猎人”苦等灰头渔雕下水捉鱼

打卡景点

环绕池塘漫步，还可以找到许多蜜源植物，如闭鞘姜、火筒树、竹叶兰、龙船花等等，蜜蜂和蝴蝶亦相得益彰地飞舞在花丛中。可见这个湿地公园为栖息在淡水生态系统中的植物、鸟类和其他野生动物提供了有利的生长条件。

你如果偷得浮生半日闲，可以在公园里走走看看，发现自然生态的精彩，亦可以坐在石椅上欣赏猛禽在天空翱翔。移步不远处，那些映入眼帘的街道名称，如贝克街（Baker Street）、椭圆区（The Oval）、海德公园门（Hyde Park Gate），翰密顿坊（Hamilton Place）和柏巷（Park Lane），也许你会怀疑自己已走进了英国的伦敦。走累了，还可以到由黑白屋改建成的餐馆，歇脚用餐呢！

想当年疫情告急时，镶红绿啄木鸟筑巢育雏，虽然周围已拉起了封锁线，近百名鸟类摄影爱好者仍然蜂拥而至。2023年10月，马来渔鸮在高大的海红豆树上筑巢，又引来许多摄影友追踪。灰头渔雕不时站立在榕树的枝梢，不

知何时会下水捉鱼，让“猎人”在桥边苦等数小时。

可见，这里对于忙忙碌碌的城市人，尤其是自然爱好者和鸟类摄影发烧友来说，无疑是必选的打卡景点。

翰士德湿地公园的地址：

1 Baker St, Singapore 799977

出行方式：

乘坐巴士：102、103、117在Baker Street（巴士站ID：68099）之前或Baker Street（巴士站ID：68091）之后的实里达航空大道（Seletar Aerospace Dr）下车。

开车：现场没有停车场，可在最近的2 Park Lane 停车场停车，然后步行50m（5分钟）。

题图说明：
翰士德湿地公园优美的池塘景观

（作者为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

锦茂与杜佛

见证栽培人力资源之路



文图 · 李国樑

锦茂 (Ghim Moh) 和杜佛 (Dover) 坐落在联邦西道 (Commonwealth Avenue West) 两边，曾经是山峦起伏之地。上世纪70年代初，锦茂和杜佛迅速发展，三年内短短一公里的锦茂路出现28座组屋，2万居民在4000个组屋单位安家落户。

锦茂组屋旁曾经是火车路过之地。随着2010年新马两地政府同意以滨海南与梧槽共6幅地段作为交换，境内的长途火车画上句点，铁轨沿线亦重新规划。

杜佛的组屋单位约为锦茂的三分之二，二战后杜佛地段曾经供英军使用。这一带有些路名出自英国东南部沿海的肯特郡 (Kent)，例如杜佛源于拉丁文“水域”，意指英吉利海峡；麦威 (Medway)、福斯顿 (Folkestone) 和梅斯顿 (Maidstone) 都是肯特郡的市镇。本地的杜佛没有海峡，倒是隐藏着一些经历过岁月洗礼的前英军住宅。

消失的锦茂村与“番石榴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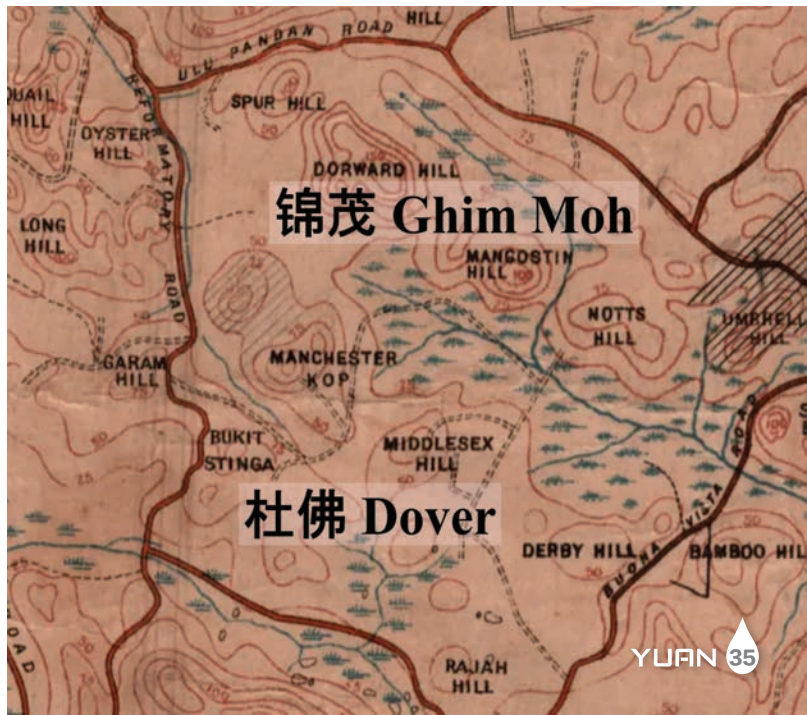
从前的锦茂村以福建安溪人居多，60多户人家多数务农为生。新加坡独立后，附近荷兰路和花拉路一带的乡村被征用，锦茂村人丁随之翻倍。锦茂村与隔邻的大港内俗称番石榴园，每年五月至七月番石榴盛产的季节，村民骑着脚车把整箩筐沉甸甸的番石榴载到坡底 (市区) 销售。最开心的就是骑着轻快的铁马回家，日子过得简单，人也容易满足。

这里曾经是陈金声的丰兴号产业。19世纪中叶，陈金声以五毛钱向英国东印度公司买下昔日巴西班让、锦茂、杜佛、女皇镇大片土地，

统称为“Tan Kim Seng's Pasir Panjang” (陈金声的巴西班让)，总面积差不多等于今天的大巴窑。

二战结束后，殖民地政府以350万元买下这片土地，上万户居民分批搬迁。乍听之下，一个世纪间五毛钱的土地竟然增值至几百万元，大家应该对这天文数字般的效益感到开心才是。实际上以人口计算，每户只得三几百元赔偿，迁徙与安家费都不够。交涉后政府修改赔偿模式，譬如大港内的村民自己掏腰包建桥梁，让孩子们到小河对岸的公立励群学校读书，因此可另外获得600元的公共措施赔偿。

大港内居民搬走后，废弃的土地逐渐变成杜佛森林，与乌鲁班丹水道相依偎。规划中杜佛森林东侧的新组屋高低错落，政府部门联手在新区



创建大自然景观，相信未来的居民都能亲身感受绿野芳踪，流水潺潺的美景。

消失的学校 保留的戏台

对于公立励群学校的学童来说，戏台经历应该是毕生难忘的回忆。上世纪初，安溪先民来到乌鲁班丹河畔安家，按照家乡风俗兴建圆福殿和酬神演戏的大戏台，多余空地则用来建校。为了安顿远道而来的老师，庙堂后方的空间改装成宿舍。虽然设备一般，老师不介意留校寄宿，省却舟车劳顿之苦。

校方把戏台隔开成两间课室来弥补校舍的不足，酬神的时候自动放假，把戏台还原来演大戏。虽然学校不复存在，圆福殿与大戏台实景依然，为昔日庙宇学校保留了昔日痕迹。

多用途的前莱佛士初级学院

1980年代初，莱佛士书院高中部从原来的莱佛士书院脱钩，成立莱佛士初级学院，迁入锦茂组屋区尽头的西乃山路（Mount Sinai Road）。名校建在组屋区内的目的之一是落实人人平等的教育理念，让更多学生有所期待。

2004年莱佛士书院与初院改组，重归莱佛士书院后搬迁至碧山镇。过后十多年来，德明政

府中学、莱佛士女子小学、新成立的尤诺亚初级学院（Eunoia Junior College）都使用过该校舍。新加坡发展节奏快，很多老地方都会消失。旧校舍拆除在即，校方举办纪念活动，让校友重返校园，寄望友谊长久、美好回忆长存。

开埠时期由莱佛士创立的莱佛士书院历史最悠久，它也是国家博物馆和国家图书馆的诞生地。19世纪末，合力（RW Hullett）担任莱佛士书院校长的36年里，推出许多创新举措。例如：提供英女皇奖学金（林文庆乃得奖人之一）、将莱佛士女校并入莱佛士书院、成立辩论会作为第一项课外活动、将莱佛士书院提升为旗舰精英中学。历年来政府内阁、公共部门和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不乏其毕业生。

栽培人才的校园路

杜佛这一带教育机构密集，3公里的杜佛路堪称校园路，周边所设立的学校包括：光伟中学（New Town Secondary School）、新加坡科技中学（Schoo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ingapore）、花菲卫理学校小学部和中学部（Fairfield Methodist School）、英华自主中学（Anglo-Chinese School Independent）、英华初级学院（Anglo-Chinese



锦茂·杜佛地形图
(根据2024年谷歌地图绘制)

1. 锦茂住宅区 Ghim Moh Housing Estate
2. 前莱佛士初级学院 Former RJC
3. 正在兴建组屋的部分杜佛森林
4. 圆福殿 Tan Kong Tian Temple
5. 新加坡科技中学 Schoo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ingapore
6. 杜佛森林（大港内）
7. 光伟中学 New Town Secondary School
8. 新加坡理工学院 Singapore Polytechnic
9. 新加坡国立大学大学城 University Town
10. 前英军住宅
11. 东南亚联合世界学院 UWCSEA
12. 新加坡理工大学 Singapor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3. 英华自主中学 ACS Independent
14. 杜佛阁国际学校 Dover Court International School
15. 杜佛住宅区 Dover Housing Estate
16. 英华初级学院 ACJC
17. 花菲卫理学校 Fairfield Methodist School

Junior College)、新加坡理工大学 (Singapor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新加坡理工学院 (Singapore Polytechnic)、杜佛阁国际学校 (Dover Court International School)、东南亚联合世界学院 (United World College of South East Asia, UWCSEA), 新加坡国立大学大学城 (NUS University Town) 等。

英华和花菲卫理都是由卫理公会的传教士于百多年前建立的纯男生与女生学府, 新加坡理工学院和东南亚联合世界学院则是这里立足最久的本地学府与国际学校。新加坡理工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大学城让在“校园路”上课的学生, 对未来升学的途径充满憧憬。

从英华学校到英华初级学院

英华初级学院是英华学校 (ACS) 大家庭的七所教育机构之一。19世纪末卫理公会传教士奥德姆 (William Fitzjames Oldham) 抵达新加坡, 受邀加入由陈恭锡创办的天文学协会, 并担任协会成员的语言导师。奥德姆牧师从协会获得资金, 在厦门街创办英华学校。

半个世纪前, 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邀请英华学校响应国策, 在政府对应拨款的基础上建立一所初级学院。英华初级学院于1977年开始运

作, 多年来扩建设施, 兑现全面教育的承诺。初院的运动场可见肯德岗的国大建筑, 对激励学生往前冲刺有一定推动力。

校园内的李俊源夫人剧院 (Mrs Lee Choon Guan Theatre) 于2008年启用, 这个现代化的空间可容纳各种演出。李俊源夫人原名陈德娘, 有位开明的父亲陈恭锡, 自幼在家接受创建花菲卫理女校的苏菲亚修女 (Sophia Blackmore) 教诲。因此, 她不像那个年代的娘惹, 一生局限于厨房与厅堂。李俊源去世后, 陈德娘继续以丈夫名义行善, 捐助教会学校、支援山东惨祸筹賑会、资助保良局等。华人妇女协会也是由她和陈秋娘 (郑连德夫人)、李珠娘 (本地第一位女医生) 等人联合创办的。

东南亚联合世界学院

英军在杜佛驻扎的时候为他们的孩子设立学校 (St John's Army School), 随着英军全面撤退, 新加坡国际学校在空置的校址创校, 它就是东南亚联合世界学院的前身。1971年元旦, 时任总理李光耀为学院主持开幕。当时新加坡正处于全面发展工业化阶段, 在国际学校就读的多数是外派人士的孩子。

二战结束十多年后, 创校的德国教育家哈恩



乌魯班丹民众俱乐部是锦茂住宅区的地标



圓福殿的戏台是新加坡仅存的三个庙宇戏台之一



图中近处的杜佛森林正在清除以便兴建组屋, 远处的杜佛森林 (靠近金文泰) 暂时保留作为绿地



前萊佛士初级学院原址将重新发展

(Kurt Hahn) 出席北约参谋会议，亲眼看到昔日战争对手尽弃前嫌而深受启发，相信可以通过共同教育，让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来实现和平。1962年，第一所联合世界学院在威尔士成立；1971年，东南亚分校在新加坡开学。如今全球18所联合世界学院当中，新加坡校园的规模数一数二。

新加坡工艺学院为工业化提供生力军

新加坡工艺学院（更名为理工学院）是东南亚最古老的工院，相关工艺教育理念是由民间构思的。二战结束后传统转口贸易进入瓶颈，由于缺乏本地科技专才，现代工业化计划无法成型。一群商人登上酒店街（Coleman Street）阿达菲大酒店的屋顶花园，商讨成立工院的可行性，将建议书呈交给殖民地总督。

1954年10月27日，立法议会通过《新加坡工艺学院法案》。新加坡独立那年，工院引入工程学士学位课程，不过随着本地大学改组，学士课程转移到新加坡大学，催生新大建筑和工程学院。如今工院的教育领域扩大到非工艺科，毕业生超过20万人，随时可能跟不同年代的校友擦肩而过。

1978年工院生在杜佛路新校园上课，我属于新校园第一批新生。当时一些校舍和学生活动

中心尚在兴建中，电脑室直到毕业后才落成。我的电脑知识还是在服役期间，前往商业学校上课启蒙的。当时我和几个同学的毕业作品是设计与制作遥控电船。由于学校缺乏设备，我们把成品带到裕华园外的裕廊湖调控测试，心情七上八下，万一小船沉入湖底，或者“出海”后不听从指示归航，毕业的美梦将跟着沉没。

40多年后各政府部门合作，在工院对面的前高尔夫球场推出无人机飞行区，相信会让学生的梦想跟着起飞，就如十多年前成立的新加坡理工大学，在五所理工学院设立校舍，为工院生提供另一深造的途径。

里茅行动

工院斜对面的新加坡国立大学大学城外，有一面文物局设置的里茅行动说明牌。这一带就是二战期间，英澳突击队行动失败，被日军斩首的历史现场。

1943年英澳特种部队的杰维克行动（Operation Jaywick），成功击毁停靠在岷巴港的日本商船。隔年依法炮制，执行代号里茅（Operation Rimau）的突击行动，由23人敢死队执行有去无回的任务。一行人在峇淡岛外遇上马来亚警察船艇，却误以为是日本巡逻艇，率先开火而暴露行

新加坡理工大学为工院生提供另一深造的途径

英华初级学院校园内的李俊源夫人剧院



踪。日军进行长时间搜索，最终12人被击毙，11人被关押在欧南监狱，其中一人在狱中病逝。1945年7月7日，生还者在杜佛路与金文泰路（Clementi Road）一带被斩首，距离日军投降仅45天。

战后英澳战争罪调查员翻阅日本军事法庭的判决，调查员的报告写道：“这些无畏的澳洲人身着非军装，自愿剥夺按照战争惯例被当作战俘对待的权利。从技术上来说，日本人并没有犯下战争罪。因此，在这一特定案件中，无法将他们绳之以法。”

对战争大局没有什么影响的里茅行动，为杜佛这个校园区留下战争的创痛，教育我们在战争与和平之间，须尽力维护和平。国泰民安，是我们这代人肩负的责任。

参考文献：

- [1] Dover#OurNeighbourhood, <https://www.sg101.gov.sg/resources/connexionsg/doverourneighbourhood/> accessed 24 May 2024.
- [2] Operation Rimau: A failed Allied attack, *The Straits Times* 26 October 1994.
- [3] Sea Power Centre Australia, <https://www.navy.gov.au/history/feature-histories/operation-rimau-tragic-sequel-jaywick> accessed 28 February 2024.
- [4] Secret raids on S'pore, *Straits Times* 4 August 1946.
- [5] UWC Southeast Asia, <https://www.uwcsea.edu.sg/about/the-story-of-uwcsea/uwc-movement> accessed 28 June 2024.
- [6] 王振春，旧日的锦茂村充满乡土味，《新明日报》1987年11月17日。
- [7] 余经仁，大戏台曾是我们的课堂，《联合早报》2018年1月10日。

（作者为英国皇家造船师学会会员、自由文史工作者）

Ghim Moh and Dover: Witnessing the path to cultivating generations

Ghim Moh and Dover are located on both sides of Commonwealth Avenue West, where was once a hilly area. In the early 1970s, the landscape developed rapidly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4,000 HDB flats within three years, housing 20,000 residents along the one-kilometre Ghim Moh Road.

Adjacent to the Ghim Moh estate was a section of the KTM railway track which the trains passed by previously, travelling across the Johor causeway, symbolising the knit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In 2010, following the agreement between both governments to exchange six land parcels in Marina South and Rochor areas, the long-distance train services in the territory ceased operations.

The Dover housing estate is about two-third the size of Ghim Moh and was formerly a British military area after World War II. Some of the road names here are associated with Kent, a county in the South East England region. For example, Dover is derived from the Latin word for "waters", referring to the English Channel, whereas Medway, Folkestone and Maidstone are all towns in Kent. Locally, Dover does not have a channel but it retains several British military barracks.

In the mid-19th century, Tan Kim Seng purchased a large piece of land covering Pasir Panjang, Ghim Moh, Dover and Queenstown from the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 for 50 cents, collectively known as "Tan Kim Seng's Pasir Panjang". The total area is almost equivalent to the current Toa Payoh. Back in the old days, majority of residents of Ghim Moh Village came from Anxi County, Fujian Province. Presently, the Tan Kong Tian temple and the opera stage across Sungei Ulu Pandan remain as the reminders of the bygone era.

Dover is a prime example of talents cultivation. Today, there are many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situated along the 3-kilometre Dover Road. Anglo-Chinese and Fairfield Methodist schools established by Methodist missionaries more than a century ago, were originally all-male and all-female institutions, respectively. Singapore Polytechnic and United World College of South East Asia (UWCSEA) are among the first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schools to build their homes in Dover.

The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School (SIS) was established on the vacant site left by the British military after their withdrawal from Singapore. It became UWCSEA, which was officially opened on New Year's Day 1971 by the then Prime Minister Mr Lee Kuan Yew. The international school was set up mainly for children of the expatriates. Tracing its legacy, German educator Kurt Hahn, attended a NATO staff meeting in the late '50s. He was inspired by the belief that young people across the globe could bring peace with a shared vision via common education. The first United World College was founded in Wales about a decade before Singapore. Today, UWCSEA in Singapore hosts the largest of the 18 United World Colleges worldwide.

Singapore Polytechnic is the oldest technical college in Southeast Asia. After World War II, the traditional entrepot trade faced significant challenges, and the lack of local technocrats hindered the progress of modern industrialisation plans. A group of businessmen met at the roof garden of the Adelphi Hotel on Coleman Street to discuss the feasibility of establishing a technical institute of higher learning and presented their proposal to the Governor of the Settlements. On 27 October 1954,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passed the Singapore Polytechnic Act. Today, the polytechnic has expanded its curriculum to include non-technical subjects and has seen more than 200,000 graduates spanned several generations.

There is a memorial plaque from National Heritage Board that narrates the Operation Rimau outside the NUS University Town. Nearby the Town is the historic site where the commandos of the British-Australian special force were executed by the Japanese after the failed operation during World War II, just 45 days before Japan's surrender. It marks the pain of war in this Dover campus, reminding us the importance of preserving peace for the prosperity and happiness of our nation and people.

解读

陈嘉庚著作的当代意义



文图 · 陈剑

陈嘉庚留下的著作

只要略知新加坡历史的人，无人不知陈嘉庚其人其事。人们走过星洲百万富翁俱乐部“怡和轩”门前，必然想起他老人家在抗日运动期间做出的不朽贡献。

陈嘉庚是新马30至50年代初的“闻侨”、“侨领”。这是中国朝野对当年新马著名工商巨子富商的称号，他们大多都是华侨华人众多会社、工商社团的首长、领导。他们的影响力来自他们的财富实力和引领侨社的能力，他们也是殖民政府与当地华人沟通的桥梁和联系人。在更早的18、19世纪，他们往往被封为“甲必丹”或“港主”。“甲必丹”是殖民政府早年委派或指定的政治代理人，有地方总督的意味。“港主”则是马来亚各州苏丹为开荒建埠在特定的河道指定或委任的有实力的华人领头人。如柔佛州有三

十多条“港”（河道），便委任了三十多名“港主”。30年代的新马，已是锡米、橡胶、黄梨等为主要经济物资的年代，经营方式早已改变为颇具规模的现代化工商业型态。陈嘉庚此时已是橡胶的工商大亨，拥有广袤的橡胶园以及橡胶加工厂，并因经营有方，赚得盆满钵满，坐拥千万身家，自然受拥戴为侨领，成为怡和轩的主席。

陈嘉庚有相当根底的文字修养，而且笔耕不断。平时虽商务、公务烦忙，却凡事必留下些文字记录。这些文字记录并非日记，作为身居要职的当事人，这是他对当时在国际、中国、新马、或身边发生的众多事项的评论、见解、指斥、辩驳、指示等个人的见识。这些言论文字言简意赅，针砭时弊，鲜少长篇大论。其意深刻，读后必令人反思。

陈嘉庚留下著作不多，最著名的便是《南侨回忆录》《大战与南侨》两部辑集。还有鲜少人知的一两本小册子。当然最重要并具有极大史料价值的就是这两本书。前者是他历年留下的各类评论文字，也最能反映他在这时期的各种社会活动状况，忠实地再现当时的社会生活场景和动态。后者则是由他主催、组织和完成的专为留下新马二战史实的百人辑录。到目前为止，也只有通过这两本书才能深入了解到在二战前后及期间，新马社会与华社的状态，是史学者研究这段历史不可或缺的珍贵史料。

《南侨回忆录》的史料价值： 研究南洋二战前后及期间的时代背景 与华侨华人的艰辛奋进

《南侨回忆录》是新马弥足珍贵的30至40年代这20年间的史料记录，它通过陈嘉庚按时间的推移而回忆记录下所经历的种种事迹。正如他在“弁言”中所述：“此回忆录盖原为纪念华侨参加抗敌而作”。目的在于记录“南洋千万华侨，对祖国之贡献如何，不但今时国内外多未详知，而此后必更消声灭迹矣，抗战胜利后，我国史书既有记载，亦不过略提……”又说：“全书三十万言，最大部分为记录南侨襄助祖国抗敌工作，次则为余服务社会之经过，再次为个人以前之营业状况”。他还进一步阐明，他之所以要补



陈嘉庚在南洋华侨赈灾会上发表演说

记个人事迹，无非要让大家知道先要有事业，然后才能服务社会，然后才能领导南侨从事抗战的工作。

他在开篇便述说了他后来失学的遗憾，说明这也是他此后一生都在为教育事业慷慨捐输和奔忙，不断从小学到大学、师范到技术学院等完整办学的原因。这也是他人格中最为伟大的表现，值得世人尊敬和学习，也是陈嘉庚精神的核心所在。后来因为祖国面对侵略，而不得不转而全力去为拯救祖国，为领导族群抗战而努力，并把钱财尽数投入到赈济祖国的义举中去。

虽说他的学历有限，但文字功底不错，有条不紊如实反映了当年的事实梗概甚而事件的细节，活泼而有趣。全书共分三大部分：主体为南侨回忆录，共辑录518节，每一节均标题分明，记录的是南洋华侨筹赈会的成立经过及众多细节，更珍贵的，还登载了许多相关附录。其次为战后补辑，共18节，记录的是战后华社善后的情状。再次则为他的个人企业追记，共有50节。他还觉得按时间次序而不按事件记录，且篇目繁多，读者难于掌握内容，特地又在弁言中按事件性质列明主要十项以供读者参考，从这里可以窥见陈嘉庚办事的认真与仔细，常为他人着想的个性。兹附此其十项原文如下：

1. 福建光复时本坡汇款接济及孙总理回国事
2. 集美厦大两校经过及南洋华侨教育事
3. 福建救乡会及济南惨案及其他社会事件
4. 七七抗战后南洋各属筹款会及南侨总会工作经过

5. 机工及慰劳团回国及余亲历十余省见闻之状况
6. 陈仪祸闽及余抗议事
7. 余与蒋委员长毛主席及各战区司令官长等人恳谈之语
8. 日寇南侵华侨抗敌动员及沦陷事
9. 战后补记附“住屋与卫生”“中国与安南”诸文
10. 个人企业追记

像陈嘉庚这样的爱国、为抗日以及中国教育事业慷慨捐输的侨领，正是国共两党争取的对象，所以都派员南来从事对他们的游说活动。这些互动造成的各类事件层出不穷，侨领们还真穷于招架，因权衡利害关系而引发更多事件。从陈嘉庚辑录的文字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其对事理判断严明，果断做出决策。他亲临国内现场，会见众多国共两党领导及战地司令，亲眼见证国共两党的所作所为及斗争情势。所有这些，他都不余巨细、记录在案并在文中做出鲜明的评价，这自然让蒋介石等十分难受和恼火。我们则从这些难得的文字中认识到当年国共两党争斗的激烈，以及当时华侨华人面对的艰辛情状、从而也了解到历史的真相。这里当然不仅仅国共两党之间的互动，因为新马当时还是一个殖民地，侨领们还得应付英殖民政府的干预和刁难。

其中有关战时逃离星洲，避难印尼以及战后补余等文字，可以看作是《大战与南侨》的个人补充。而个人事业的追述，则清晰显示他个人在事业建设过程的起起落落。从事商务如何开篇、如何求存、如何发迹、如何破产。他制办黄梨园、创办制冰厂、从事橡胶业、经营米厂、创设橡胶工业，可说是长袖善舞，一度成为新马商界翘楚，但终不敌情势异变和世界不景气的冲击，不断亏损，而至全数收盘。

《南侨回忆录》不仅仅是研究当时形势与社会背景的史料，更是研究陈嘉庚个传类似口述历史的最佳资料。

《大战与南侨》的史料价值： 揭示殖民统治的面目、展现华侨华人 抗敌御寇的决心与意志

《大战与南侨》是战后（1946-1947年）

由陈嘉庚主催，组织近百名尚幸存的报馆编辑、著名撰稿人、作家和地方贤达，以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的名义编撰。该书由当时马共人员组织的南洋出版社出版，是一部史无前例的二战事件与人民殉难实录。

为撰写此书，当时成立了编委会。委员为：李铁民、沈兹九、林惠祥、邱继光、洪丝丝、胡愈之、高云览、张楚琨、陈仲达、杨骚、蔡高岗。这些都是当年响当当的文人墨客、中国民主政坛人物或以中国民主同盟名义南来的共产党人。

撰稿人除各州所列者外，尚有三大组织的代表。新加坡陈嘉庚等计17人、檳城方念祖等计5人、马六甲钟鉴衡等计5人、吉打陈觉非等计6人、柔佛陈致远等计8人暨麻坡中华总商会及峇华（峇都巴辖华侨）救济祖国难民委员会两会代表若干、吉兰丹陈梅生等计2人、丁加奴李郁等计4人、吡叻廖良贻等计8人、雪兰莪吴柳斯等计7人暨马来西亚人民抗日军退伍同志会代表、森美兰周光中等计3人、彭亨章禾等计10人。各州总计应超过80人。

全书共分十二篇章，首篇为总论性质的《马来亚概述》，其余十一篇为三个海峡殖民地（俗称三州府的新加坡、马六甲及檳榔屿）及全马八个州的独立报告。记述的是各个地区战斗、抵抗、受难情状，是各处人民的受害与殉难记录。

开篇，洪丝丝撰写了较为细致的《马来亚战记》，以近乎日志的方式，记述了新马于日军南侵期间，英军抵御并节节败退而终致沦陷的过程，并在文章结尾做了英军战败的原因分析，文末附有两件日本军方的“作战日志”及“战果记录”。接着便是由马来西亚人民抗日军退伍同志会提供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抗战报告，记述了马来亚共产党领导和组织的马来亚人民武装抵抗的组织与战斗过程及战绩。前者是一篇十分难得的中文二战实录，而后者则是更为珍贵的马来亚人民在马共领导下的武装反抗的史实。

彭友真、吴体仁分别报导了沦陷期间马来亚的经济状态以及日军搜刮马来亚华人的民脂民膏。他们强迫组织华侨协会并在军刀下逼迫华商缴纳5000万元“奉纳金”，实则是对华侨华人于沦陷前为中国抗日捐输的残酷报复。此外，也记录了日军滥发军票以及有关日本军证监的枷锁

统治与施行奴化教育的实情。

概述部分，李铁民做了关于南洋筹赈工作的报告及三份筹赈会的重要附录。

三州府以及各州的战况与殉难详情占了全书约四分之三的篇幅，比较有系统地记录了日占时期人民遭遇的苦难情状。这些报告其实还是概括式的简报，实则各州筹赈会另出版有16开本的更为详尽的各州人民殉难专册。

各地区的独立报告中，有关新加坡的报告较详尽，记述了在新加坡发生几件大事。其一是大敌当前，星洲华侨同仇敌忾、不分党派组织了抗敌动员总会。陈嘉庚任主席，分别成立了总务、劳工服务、保卫、民众武装及宣传共五个部门，分别由国共两党精英担任。特别是民众武装部，由甫出狱的马共星洲市委书记林江石领头，组织了星华义勇军，在达利上校（Col. Dally）的指挥下，与英军101军校先后成立八个连队，参与英军在新加坡各前线作战，最终于沦陷前解散。详见子冈撰《星洲华侨抗敌动员总会记略》、李铁民《华侨协助英军史迹》、陈平波《星洲临陷前的星华义勇军》与《星华义勇军总部报告抗敌经过》。另有陈仲达撰写的附录《星华战时文化界之一角》，报导了由郁达夫、胡愈之等领导的文化战线与文工团战时青年干部培训班等事迹。长文《关于大检举》，较详细报导了日军在新加坡的大检证恶行。日军大检证其实遍及在全马，在各州的报告中有较细致的报告。

解读陈嘉庚著作的当代意义

1942年2月15日日本南侵、新加坡沦陷距今已82年。新马人民在沦陷时期的种种遭遇，只有上百岁的老人或许还有沉痛的记忆。就是现已年届耄耋（80-90岁）一代，由于当时年龄太小，要么全然无知、要么失却记忆。那古稀、花甲及其下的中青年就更是一无所知。

对年轻一代来说，特别是生长在这幸福年代的青年男女，战争的残酷、战争所带来的灾难和种种痛苦，根本无从想象。

我们常说，必须居安思危、以史为鉴，必须从历史的经验中汲取教训。目前新加坡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正值和平盛世，可世界许多地方战乱不绝，民不聊生。俄乌战事持续了两年，在西方诸强全力支援下，乌克兰有可能以



《南侨回忆录》及《大战与南侨》封面

长程武器攻击俄罗斯。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冲突点燃战火，中东的羔羊们已不再驯服，正此起彼伏，轮流袭击美军基地与以色列。南中国海争端、台海纷争，这些或大或小的战事或动乱对任何国家都十分不利，对全世界人民的安全都是严重的威胁。

国人有必要认识历史，尤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应该清楚认识到：前辈们在二战时期的遭遇和反抗，了解在艰苦的战事环境中，如何求生求存；应该清楚认识到：和平环境并非理所当然的存在，人民是以何等血肉代价换来，我们应该做出何等付出以保卫和平！

在战云密布的当今，重读陈嘉庚前辈们留下的宝贵文字，重温二战历史，去体会前人的艰辛，深思战争罪恶所带来的痛苦，积极从事国家的建设以及维护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美好家园，这就是我们再次仔细阅读《南侨回忆录》以及《大战与南侨》的当代意义。

（作者为新加坡文化历史学者、曾任多所大学研究员、新加坡国家档案馆理事。题图及封面主图：陈嘉庚纪念馆提供）

陈嘉庚 与胡愈之的 报缘



文图·顾楠楠

陈嘉庚除了商人、慈善家、教育家、侨领的身份外，与中国南来作家往来密切，其中与胡愈之的关系最好。胡愈之是中国著名的出版家，1940年底奉命南来新加坡，开展华侨统一战线工作，并负责编辑陈嘉庚创办的《南洋商报》。新加坡沦陷时陈嘉庚在印度尼西亚度过了艰苦的流亡生活，日本侵略军投降后，又回到新加坡，与胡愈之重新创办《南侨日报》，为联合华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结缘《南洋商报》

1938年10月，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等地45个华侨社团联合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陈嘉庚担任总会主席。1939年，由陈嘉庚主办的新加坡《南洋商报》特派记者张楚琨去中国后，多次采访周恩来。张楚琨在南洋是陈嘉庚的得力助手，之前就已经认识周恩来，而周恩来也很重视陈嘉庚。周恩来和张楚琨谈话时，曾仔细询问南洋的情况，对南洋的局势、陈嘉庚领导的南洋总会和一些爱国人士及本地的新闻宣传都有深入了解。

1940年3至4月，陈嘉庚组织慰劳团由新加坡启程，经仰光飞重庆。共产党高级将领叶剑英、

林伯渠、董必武来到嘉陵招待所访晤陈嘉庚，双方就当时的国民党与共产党摩擦之事畅谈许久。不久，中共南方局在红岩办事处举行茶会欢迎陈嘉庚等人，叶剑英、林伯渠、博古、邓颖超等百余人参加，陈嘉庚在会上着重阐明国共两党要团结抗战。5月底，陈嘉庚到延安参观，还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他根据实地访问参观的体会，盛赞中国共产党的廉洁，并表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7月21日，周恩来在重庆嘉陵招待所会见陈嘉庚，进行了深入交谈，同样相谈甚欢。

之后，为加强南洋华侨的统战工作，周恩来派遣胡愈之来到南洋。胡愈之曾在上海商务印书馆负责编务多年，是著名的《东方杂志》主编之一，也曾编过《生活周刊》和《世界知识》，是主要撰稿人。他的政论散文，深入浅出，条分缕析，思想性与逻辑性很强，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他与郭沫若等人合编出版《救国日报》，并参与编纂出版《鲁迅全集》的工作。后因抗战形势的变化，于1940年6至7月间，离开桂林前往香港，赴香港国际新闻社工作。10月，胡愈之的领导廖承志找到他说：“南洋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这次去中国慰劳并视察，亲自去了延安。通过实地观察，陈先生加深



了对我党的了解，他的思想有很大变化。他在新加坡办了一份《南洋商报》，向周恩来提出，要我们推荐一个人帮他办报。周恩来答应了并与我联系，我想你去还比较合适，就推荐了你。”廖承志又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了可以加强对南洋侨胞的抗日宣传教育，扩大党在侨胞中的影响，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这样胡愈之接受了任务。

胡愈之于当年11月离开香港前往新加坡，虽然《南洋商报》历史悠久，但当时由胡文虎创办、郁达夫任编辑的《星洲日报》发展势头正猛。此外华侨内部帮派也很多，内耗严重，团结抗日的工作并不好做。胡愈之颇费了一些周折才登陆新加坡，而此时陈嘉庚并未回到新加坡。12月2日《南洋商报》登载了聘胡愈之任该报编辑主任的消息，1941年1月1日，胡愈之正式接任《南洋商报》编辑。

胡愈之在南洋以无党派人士的面目出现，办报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开辟海外宣传阵地，使《南洋商报》成为团结华侨、一致抗日救亡、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有利工具。当时的《南洋商报》处于激烈的竞争中，面临如何扩大影响，打开销路，以赢得更多读者。

《南洋商报》支持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和他所领导的南侨总会、拥护抗战救国，在撰写社论和选编稿件方面也始终以抗日救国运动为中心，突出强调民族团结、南洋华侨团结以及南洋华侨在抗战救国中的作用，配合陈嘉庚领导的南侨总会工作。胡愈之早前曾在香港国际新闻社工作，因此与国新社关系密切，也与香港和中国大陆文化界的同志保持密切联系，及时把中国抗战的最新消息和重大事件予以准确报道。比如皖南事变发生，他不仅立即如实报道事件，还连续发表社论，评论这一事件，引起了爱国侨胞的强烈愤慨。

为了在南洋侨胞中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胡愈之除办报外，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他通过在《南洋商报》任编辑的张楚琨的介绍，结识了南洋文化界不少朋友。此时的胡愈之一直牢记着周恩来的特别指示：对于陈嘉庚这样一个为华侨所拥护的爱国华侨领袖，我们应该尽力协助他，爱护他，只要陈嘉庚了解国内抗战真相，他的正义感和爱国心，一定会使他明辨是非，全力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40年除夕，陈嘉庚回到新加坡，看到胡愈之已经就职《南洋商报》，报社也在有条不紊地运转着，非常高兴。在编辑张楚琨（也是陈嘉庚的



南洋商报发源地——新加坡罗敏申路



《南洋商报》创刊号

私人助手)的引荐下,两人终于得以见面,并很快熟悉起来。曾有人误判胡愈之是陈嘉庚的政治顾问,事实上两人只是惺惺相惜,灵魂朋友。胡愈之每周去怡和轩与陈嘉庚谈天,并常与张楚琨上门拜访陈嘉庚,主要是报告新闻,交流国际国内形势及动向。陈嘉庚讲一口福建话,而胡愈之一口上虞腔,都听不懂彼此,全靠张楚琨当翻译。胡愈之曾公开表示对陈嘉庚的为人、襟怀,尤其是爱国主义精神由衷钦佩。并表示都愿为抗日救国竭尽全力,尽管言语不通,却心有灵犀,再加上一位优秀的“翻译官”,每次见面都十分投机,相谈甚欢。

携手《南侨日报》

这种促膝谈心,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星岛沦陷前夕才中断。陈嘉庚了解到新加坡英总督摇摆不定,同时重庆国民党政府来电要求安全撤退总领事馆人员及官方代表,却无只字提及抗日侨领及其工作人员的安全问题。英殖民当局甚至不许陈嘉庚离开新加坡。陈嘉庚当机立断,召集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工作人员谈话:“新加坡总督准备当俘虏,我们可不能!”并通知大家务

必设法迅速撤离,以免遭日寇残酷报复。陈嘉庚于1942年2月2日凌晨,与刘玉水等乘小火轮秘密转移去巴东。后又辗转到爪哇,改名李文雪,剃去留了多年的胡子,在玛琅蛰匿至日本投降,才重返新加坡。

而胡愈之时任星洲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副团长,又是华侨抗敌动员总会执行委员兼宣传主任。等陈嘉庚安全离开后,他也紧急召开会议,并于2月3日携夫人沈兹九、郁达夫、王纪元、王任叔、高云览、张楚琨、汪丁舍、邵宗汉等二十几人,撤离了兵临城下的新加坡。他们隐姓埋名,改头换面,在苏门答腊的原始丛林里开始了三年零八个月的流亡生活。直到1945年10月左右,才和沈兹九以及同时撤离的朋友,陆续回到了战后的新加坡。而彼时鼎鼎有名的作家郁达夫却在抗战胜利前夕被日本人杀害,长眠于苏门答腊岛,终年不到50岁!

回到新加坡,胡愈之立刻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办报中,在战后精神食粮匮乏时,他为了中国的和平民主、南洋各民族争取独立解放、提高华侨地位,想尽快开辟舆论阵地,开设一个为民呐喊



《南侨日报》

的窗口。于是他接受了上海书局老板石叔暘的邀请，帮忙开了上海书局新加坡分店，楼下门市部卖书，楼上做编辑部，成立新南洋出版社，编辑出版《风下》周刊，胡愈之任主编，笔名风下。还以此为基础创办青年自学辅导社，帮助广大失学又渴望学习的青年自学成才，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文化、新闻、教育战线的栋梁之才。

彼时的中国大陆，内战大规模打响，国民党政府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组织，胡愈之等人筹备成立了中国民主同盟南方总部，驻新加坡办事处设在《风下》编辑部楼上，编辑出版《民主周刊》。此外还有邵宗汉在苏门答腊主持的《民主报》、王纪元等在东爪哇吧城出版《生活报》等等，这些进步报与《风下》一样，篇幅不大、影响有限。为团结广大华侨，促进中国早日实现和平民主、自由解放，也为了协助彼时已经回到新加坡的陈嘉庚与南侨总会的发展，胡愈之等人决定开辟规模更大的舆论阵地，并决定拥有对自己有利的宣传喉舌。

此前的《南洋商报》由于股权变化，昭南魂魄不散，已经不能为他们所用。于是胡愈之与

陈嘉庚商量办一份大报，陈先生欣然赞同，并与其亲友慷慨解囊，再加上张楚琨和高云览的倾囊相助，各帮爱国侨领和民主派侨胞纷纷入股，很快就募集到了必要资金，由胡愈之出面组织了出色的编辑班底，大家齐心协力，仅用了两个月时间，赶在1946年11月21日，将《南侨日报》创刊号送到读者手中。董事主席陈嘉庚、总理张楚琨、督印李铁民、社长胡愈之的总管编辑事务。《南侨日报》的发刊词这样写道：以前南侨是抗日长城，现在长城是和平先驱，民主堡垒。

《南侨日报》共八版，主要栏目有：中外电讯、本坡要闻、马来亚新闻、祖国要闻、南洋要闻、经济商情、读者园地。副刊有《南风》和《小世界》。《南侨日报》创办伊始受到了广大侨胞的信任和欢迎。尤其是陈嘉庚在《南侨日报》发表的一系列专论和演讲词，如《论美国救蒋必败》《从历史经验证明蒋政府必倒》《蒋介石表示不要做总统》《蒋介石的“最大错误”》《中国内战何日告终》《国共绝无和平可言》《明是非，辨真伪》等，集中体现了和平、民主的思想，为广大侨胞钦佩和拥护。值得一提的是，陈嘉庚的文章和演讲词都是自己动笔，允许总编胡愈之润色，但不能随便删改或增添。他的文章都要亲笔签名，以示负责，表现了他不屈的战斗精神。

为保护华侨的正当权益，《南侨日报》针对前马来亚英军总司令白思华中将1948年2月发表马来亚战役报告书，抹煞当地华人的功绩，发表社论，提出批评。陈嘉庚向英国陆军提出备忘录，要求修改并道歉，全马侨团和侨领一直支持陈嘉庚的正义行动。直至1950年9月20日，《南侨日报》由于发表了一系列与当局利益不符的言论，最终被英国殖民者彻底封闭。《南侨日报》仅仅生存了3年多，但是它对于团结广大华侨群众，特别是在团结各帮派，在坚持民主、反对独裁的斗争起到了巨大的舆论作用。而胡愈之因为两份报纸与陈嘉庚结缘近10年，两人热忱创办侨报的精神、严谨的撰文态度、共同的价值观，一直为读者津津乐道……

(作者为中国语言文学博士、新加坡社科大学兼职讲师。历史图片来自互联网)



陈嘉庚与新加坡华社



文图·柯木林

陈嘉庚是20世纪初期著名的企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在新加坡华族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少年时代的陈嘉庚，从厦门集美的一个小渔村，漂洋过海来到当年号称“南洋第一埠头”的新加坡。就在这块土地上，陈嘉庚成就了一番事业。他一生最辉煌的20年，也是在新加坡度过的，正是新加坡这块土壤造就了一代奇才陈嘉庚。

研究陈嘉庚的学者大多侧重于他对中国侨乡，及创办厦门大学的贡献，还有抗战期间的表现，本文在此从略。这里想从另一个角度解读陈嘉庚，那就是：陈嘉庚与新华社会的关系。

南来新加坡

陈嘉庚初下南洋时，新加坡福建帮在开山

鼻祖薛佛记的领导下，已初具规模。从恒山亭（薛佛记1828年创办）、天福宫（1840年创办）再到福建会馆，奠定了薛氏家族一百年来在福建帮的领导地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加坡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也不断变化，福建帮需要新的领导者来应对这些挑战。1929年，陈嘉庚改组福建会馆，打破了薛氏家族一个世纪的统辖局面。

1909年，陈嘉庚在新加坡晚晴园会见孙中山，并于次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他出任新加坡福建保安捐委员会（Hokkien Protection Fund）主席，曾捐献孙中山及福建政府20万元，可见他向来就有革命理念。1923年陈嘉庚出任怡和轩总理，这是促使他真正进入新华社会领导层的一个契机。在他的锐意改革之下，怡和

轩一扫过去嫖赌饮吹的习气，成了社会运动的发源地。他鼓励并吸收新马华侨各帮侨领为会员，以每星期六举行的聚餐会作为联络感情、扩大影响的手段，并在怡和轩三楼设立图书馆，供会员进修研讨之用。这样，他便把新马华侨的优秀人物吸收到自己的身边，为日后作为华社领袖打下基础。

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后，陈嘉庚担任新加坡山东惨祸筹賑会主席（Shantung Relief Fund Committee，简称山东筹賑会SRFC），声讨日本，历时九个月（1928年5月17日-1929年1月31日）共筹得\$1,340,000叻币。其中抵制日货，对日本经济的制裁，赢得华族社会极大的反响。此次担任山东筹賑会主席，崭露了陈嘉庚的领导才能。山东筹賑会可说是“南洋华侨筹賑祖国难民总会”（Nanyang Federation of China Relief Fund，简称“南侨总会”NFCRF）的预演。有了山东筹賑会的经验，日后处理更加复杂的南侨总会，陈嘉庚更得心应手。处理完山东筹賑会的事务后，陈嘉庚又聚焦于福建会馆改组事务。

新兴势力挑战保守派

早年领导新华社会有两个组织：天福宫与福建会馆，两者之间拥有文化上互补关系，共同存在了75年。天福宫领导层负责管理该庙产业与处理传统的迎神、普渡等宗教活动；而福建会馆的领导人主要办理恒山亭与麟山亭的产业，并处理丧葬祭尊的活动。此外，福建会馆还维持萃英书院等教育事业。换言之，一个是有宗教色彩的组织，另外一个则是社会活动的团体，两者虽然有共同的领导层，但有不同的职员。直至1916年5月22日，天福宫与福建会馆合并，成为天福宫——福建会馆（Thean Hock Keong-Hokkien Huay Kuan）。从1915年至1929年，薛佛记后人薛中华连续担任福建会馆总协理15年（1915-1929年）。在此期间，福建会馆组织并不严密。虽有新章程，但无法实行。主要原因

是领导层缺乏推行改革的决心，故有会馆虚名而无会员的记录。坦言之，此时福建会馆的制度已不合时宜，赶不上改良与民主的步伐。也是因为这种散漫，终于导致了日后陈嘉庚改组福建会馆的决心。

事实上，福建帮领导地位的转让，并非源于权力斗争，而是为了解决闽帮教育的经费与董事问题。事缘1927年福建会馆属下之道南学校欠缺选举总理与财政等职，爱同学校该届董事选举投票甚寡，故陈嘉庚再度联任两校之总理。陈嘉庚本人已连任道南学校之总理凡十年，对于闽侨商家之冷漠选举与本人连任年年感到不耐其烦，于是两次登报呼吁闽帮人士到福建会馆开大会商讨办法，以便解决连任之问题等等。1927年7月16日之大会议决新加坡闽侨所办之学校由福建会馆董事部统辖，将逐年馆业长息及公众捐款补助支配各闽侨所办之学校。此外，大会也组“改组福建会馆董事兼教育委员会”，举委员12名，以办理改组福建会馆，统计闽侨学校及其经费问题。

陈嘉庚的举动无疑代表了新兴势力对老牌薛氏家族的挑战。陈嘉庚改革福建会馆的雄心，引起当时福建会馆的主席薛中华的不满。薛中华曾函告华民政务司署，控诉陈嘉庚为“颠覆分子”，企图颠覆福建会馆的薛氏领导权。陈嘉庚也不示



弱，反击薛中华为买办。由于买办可能有利益冲突，故谓薛中华没有领导闽帮的资格。华民政务司署支持陈嘉庚的看法，因而决定了薛中华失败的命运。在华民政务司署的眼中，薛中华是闽帮的保守派；而陈嘉庚则代表了前进派。前进派较有把握推动闽帮的慈善与教育事业。

无论如何，历尽坎坷的新加坡福建会馆终于在16个月后，即1929年3月16日改组成功。福建会馆改总理制为委员制，领导层由35名执行委员与五名监察委员组成。新改组的福建会馆执行委员会35名委员中，五名为常务委员。陈嘉庚则以移民身份出任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席，象征马六甲侨生集团领导会馆时代的结束。这一改组不仅仅是一次组织结构的调整，更是一次新旧势力的交替，象征着福建帮在新华社迎来了新的领导者和发展方向。这一年，上距薛佛记创建恒山亭（1828年）整整一百年，这个令人惊叹的历史巧合，似乎预示着新加坡福建帮已然完成一个世纪的周期，而新的篇章即将开启。

在陈嘉庚的领导下，福建会馆不仅在组织结构上焕然一新，更在实际运作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执行委员会下设总务、教育、经济、建设和慈善五科，通过各种社会活动，增强了福建会馆在新加坡华人社会中的影响力。自此，福建会馆面貌一新，陈嘉庚成功掌握新华社的话语权，也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誉。他的能力，众人有目共睹，乃推举其任福建会馆主席。此外，他还曾两度出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协理。陈嘉庚凭其个人的财力与管理智慧、组织能力与社会影响力，击败了盘踞华人社会的马六甲移民集团（薛氏家族），从而取得新华社领导权，领导福建帮将近二十多年之久。

截然不同的新华社

薛佛记与陈嘉庚分别代表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新加坡华族社会。19世纪初薛佛记创建恒山亭之际，新华社仍然处于草创时期。当年华社领袖的职责主要是照顾弱小的底层同乡，通过“慎终追远”的传统观念、族群冢山的管理、建庙宇，以“神权取得绅权”。换言之，薛佛记的领导是在民俗信仰与宗教膜拜的框架中进行的。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华社领导人的职责被放



陈嘉庚领导南侨总会，成为东南亚华族社会公认的领导人人物（图源：《图说石叻坡》）

大，他们也须惠及全体社会，才能得到友帮族群领袖的支持与殖民地政府的重视。

陈嘉庚所处的时代，与薛佛记的时代大不相同。此时，新加坡与东南亚社会已趋向政治化与国际化，陈嘉庚频繁往返于新马、东南亚各国与中国之间，视野和格局也随之拓宽和提升。他不仅关注当地的发展，更在国际舞台上积极推动华侨社会的进步和中外交流。1941年末日本南侵新加坡，殖民地总督“三顾茅庐”，邀请陈嘉庚领导南侨总会，为殖民地政府解决民防工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南侨总会主席团成员包括印尼的庄西言（Tjung Sie Gan）、马来西亚的陈占梅（Chin Chan Boey）、菲律宾的王泉笙（Ong Chuan Seng）及越南的陈肇基（Tan Sau Chi）。陈嘉庚领导南侨总会，无疑是整个东南亚华族社会公认的领导人，远远超越了作为新加坡闽帮领袖人物的地位。

题图说明：

1909年陈嘉庚在新加坡晚晴园与孙中山会见时的场景画像（图源：晚晴园）

（作者为本地历史学者）

从新华舞台看新华文化

文·蔡曙鹏

舞台艺术是文化信息的载体，是表达身份与文化认同、信念与理想的形式。^[1]探究新加坡华族舞台艺术的第一个印象是，这个中西文化交汇点上的大都市，多元文化的样式多姿多彩。这和在不同时代背景下，来自中国大江南北或本地域不同国家新加坡华人先辈的地域文化有密切关系。先辈们在继承自身的历史与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勇于发展和善于应变——既是继承了中华文化，也在本地的文化生态和政治生态影响下，形成自己舞台艺术的独特性。

笔者幼年跟着祖母观看潮剧、外江戏、京

剧；跟着邻居看琼剧、粤剧、马来舞；小学老师给我们戏票看话剧。60年代的艺术团体如艺术剧场、艺联剧团、康乐音乐研究会、华校校友会、南洋大学和中学戏剧会的频密演出，为那个时代的青少年提供了许多语文和华族文化的浸濡活动，让我感受华族舞台艺术的多姿多彩。自此，笔者从一个小戏迷，因为机缘巧合竟步上参与和研究舞台艺术的漫长道路。本文就母体文化资源转化为本土艺术创造力、官办节庆加强国家认同与文化自信、会馆和人民协会有舞台艺术添彩、新移民为新加坡华族文注入动力这五个方面，以新华舞台艺术为视角，谈谈笔者对新华

文化的观察。

1959年自治后，首任文化部长拉惹勒南启动了一个聚集民心的重要项目：“人民联欢之夜”（Aneka Ragam Ra'ayat）的全岛巡演。^[2]家人带我在不同地点观看了三次演出。和许多没有见过三大民族歌、舞、乐同台演出的新加坡人一样，“人民联欢之夜”的舞台，让我感受到自己家园的华族文化与友族艺术和谐共生的趣味。

如果翻开旧报纸，就可以看到战后的文化氛围很不一样。1945年9月25日《华侨日报》的社论这样的论述：“今后的新文化运动，必须依循的途径……一，灌输新的思想。二，力求教育普及。三，增加出版物。新加坡的文化人，决定组织‘文化促进会’……今后马华的文化水准，一定会很快提高，新加坡的文化事业，可以得到长足进步。”这篇社论，反映了当时华人社会对推动文化事业的渴望。表演艺术圈里，战后最活跃的，莫过于话剧界。除了星洲实验剧团外，战后活跃的话剧团还有杜边领导的海鸥剧团、平民学校的儿童剧团、华中戏剧会、中正戏剧会等学生戏剧团体，演剧活动非常热闹。这个时期演出剧目有中国剧作家阳翰笙的《前夜》、曹禺的《雷雨》，也有杜边写新马抗日题材的《岛上夜曲》和具有本地色彩的《老绅士和醉苏丹》。但当时他们和其他民族艺术圈，交往不多。

从搬演中国剧本到本地创作

对40年代新加坡戏剧发展影响最深远的，该数1947年9月至翌年12月南来演出的中国歌舞剧艺社（简称中艺）。已故艺术剧场前辈黄天能于1971年在快乐世界的新华百货公司任职期间接受采访时这样回忆道：“中艺带来的不只是精彩的歌曲演唱、舞蹈《马车夫之恋》、舞剧《驼子回门》、器乐演奏和名剧如夏衍、宋之的和于玲合编的《草木皆兵》、还有本地题材的新编剧目如《风雨三条石》，更重要的是他们开班授课，把合唱、舞蹈、布景制作的经验和知识，传授给学员，鼓励大家编创本地题材的作品。我们把专业剧团应有的组织方法、工作作风、集体合作的精神，和对自己在艺术上的要求，都认真学习了。我们跃跃欲试地创作本土剧的愿望，没有因

为中艺在1948年12月底，被英殖民地政府发出离境令而终止，而是更严肃思考怎么创作。中正戏剧会在1953年创作的《修堤舞》就是很好的例子。”

50年代中期，反殖民主义运动、建设马来亚文化运动、反黄运动和为筹建南洋大学募款义演交织在一起，你方唱罢我登台，演出热闹非凡。据统计，在1953至1955年这三年里，歌咏、戏曲、话剧、戏曲、管弦乐、音乐会、文艺晚会，多至百台以上。原创剧目中以1953年度星洲华文中学毕业班同学艺术研究会的诗歌造型表演《南大颂》和华中戏剧会1955年呈献的歌舞剧《大黄狼》最有代表性。华中学生的创作精神，在1959年华中毕业班叙别游艺晚会呈献的歌舞剧《锡米山之歌》和1961年的寓言舞剧《甘榜的故事》里，再度发扬光大。50年代是反殖民主义、建设马来亚文化情绪高涨的年代，促进了跨族群的艺术交流和本土意识的觉醒。

效忠周推动本土化创作的意识

1959年6月3日，160万新加坡人迎来了一个新的开始——作为英国统治下完全内部自治的城市。当时的许多公民是来自四面八方的移民，还没有强烈的认同意识。从6月3日至10日，刚上台的人民行动党政府举行了效忠周。还是小学生的我们，听老师介绍讲国徽、国旗，说这是新加坡人希望和理想的象征。我们学唱“Majulah Singapura”（前进吧，新加坡），我们把省下来的零用钱买一块国家剧场的“砖”，对自己的自治邦，油然而产生了一种自豪感。林瑞媛班主任说“政府要发展和培育共同的马来亚新文化，创造民族认同感和民主理想。大家要多听电台广播，了解我们建立新加坡的目标。做一个对新加坡有贡献的人”。

一种当家做主人的自豪感，推动新加坡人本地艺术创作的意识转强。南大戏剧会、艺术剧场、康乐音乐研究会、中文电台戏剧组、校友会 and 中学戏剧会，都逐渐改演原创剧目。林晨的《圣诞财神》、叶苔痕的《渔岛风云》、罗大章的《新一代》、赵万春的《跟着大伙儿走》相继登上舞台。还有胡桂馨英语话剧《白蛇传》《秦香莲》、曾振铨自编自导的潮语歌舞剧《牛郎织

女》、国家剧场艺术团弗农马丁努斯（Vernon Martinus）的芭蕾舞剧《国家协奏曲》、李豪合唱团的歌剧《新加坡二十四小时》、梁荣平的歌剧《玫瑰缘》、新加坡芭蕾舞学院吴素琴的《双林寺组诗》、表演艺术学院吴丽娟编导的《渔歌》、刘仁心的《百年树人》、新加坡写作人协会的《文学艺术之夜》等等。华语文艺界出现的本地创作稳步增加，这些作品说出自己的故事，展现出更有文化自觉的思考。国家剧场作曲人学会（National Theatre Composers' Circle）组织的《我们的歌》一系列的常年音乐会，让本地写词和作曲家的作品，开始传唱。从自治到80年代初，业余民间艺术团体，是一个把母体文化的艺术资源转换为本土创作力的年代。

节庆加强国家认同与文化自信

官办节庆往往是聚集民心、加强国家与文化认同的有效媒介。^[3]1969年，新加坡曾以“双庆”名义同时庆祝开埠150周年和独立4周年的演出和展览会，借此契机展现“从小渔村成为世界第四大港口”取得的繁荣与进步，建立国民的文化自信和加强国家认同。当时，美化市容，在主要街道上架起了设计精美的牌楼，选取了一些建筑物点亮了七彩缤纷的灯饰，让来访的外国领导人感受新加坡的整洁环境。为开埠150周年进行的各种文艺演出节目中，李淑芬为人协舞蹈团编导的《祖国颂歌》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一些民间团体如八和会馆、华侨中学等学校、也为“双庆”呈献演出。

2018年，人民协会的文化与艺术署邀请伙伴团体，如戏曲学院和南华潮剧社等合办了第二届人民协会百盛艺术节。艺术节催生了四部本地色彩鲜明的戏：刘满钻为女皇镇艺术文化俱乐部属下粤剧兴趣小组写的《狮城传》；蔡曙鹏写水山大火灾的潮剧《烈火真情》由如切潮剧团演出；延戏剧团演出了高思情编剧的歌仔戏《新加坡》；南华潮剧社呈献了沈湘渠的《五脚砌·相亲》。这些作品的呈献，都成为了加强国家与文化认同的有效媒介。期待人民协会或新加坡国际艺术节，能在不久的将来，以节庆再为戏曲舞台上新加坡的书写助一臂之力。

会馆与人民协会 是传播华族文化的沃土

宗乡会馆主导华人社会资源的动员与整合。从自治到独立，对守护、传承文化遗产，普及与推动戏曲、话剧、舞蹈、华乐活动一直扮演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他们在不同时期为华族艺术的发展，或是提供场地、或是在财力上支持，或是作为演出的主办单位，协助宣传与推票，台前幕后给予了大力协助。戏曲方面有：粤剧界的常青树冈州会馆、东安会馆、潮安会馆的水袖班，普宁会馆、潮州八邑会馆的潮剧班，揭阳会馆的潮乐团。近年更有三江会馆异军突起办了越剧班。话剧方面曾经有晋江会馆、南洋方氏总会。音乐类的例子也很多，例如80年代成立的南洋客属华乐团、福州会馆华乐团，40几年来仍旧金声玉振。舞蹈方面有惠安会馆的“翔鸽舞蹈团”，福州会馆由新移民为主力的悦舞坊，得到会馆提供推展华族舞蹈的空间，延续了福州会馆支持华族舞蹈的传统。

给华族舞蹈团体最持久助力的数福建会馆。50年代，福建会馆管理的崇文阁已经有小学生舞蹈活动，70年代末每逢星期日，福建会馆礼堂借给凤凰舞蹈团排练。80年代末，戏剧界前辈刘仁心搭桥，促成福建会馆成立文化艺术团的美事。隶属福建会馆文化艺术团的新加坡福建会馆舞蹈团，栉风沐雨锲而不舍，终于在2014年获得福建会馆鼎力支持，注册为“新加坡福建会馆舞蹈剧场”，该舞蹈团转型为专业团体后，在海内外舞台上展新姿。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有200多个会员团体，因此，还有更大且丰富的华族文化助力。

人民协会从1960年成立开始，一直鼓励与组织各族群众参与社区文化活动，促进民族和谐与团结，加强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互动。从“人民联欢之夜”“民众文娱”“妆艺大游行”到成立文化团、华乐团、舞蹈团、话剧团，文艺活动层出不穷。从70年代到90年代初期，人民协会文工团属下的华族舞蹈团、华乐团，都在全国不同场地，呈献了多元文化综合性文艺晚会。50多年来，人协为文艺从业者提供了众多耕耘的园地。专业舞团聚舞坊出身甘榜格南民众联络所，曾在现代华族舞界活跃多年的新典舞蹈团，其

前生是马林百列联络所等等。人协华族舞蹈团培育了华族舞蹈界的优秀舞蹈人才如郑芳林、王春美、张晓明、黄捷宽等等。居民委员会、民众俱乐部和民众联络所许多年来，一直是戏曲推动者的栖身之地。这些公共文化设施的场地，教戏教曲，收费大众化，乘搭地铁或巴士便捷，是新加坡戏曲传播的沃土。

60年代，已故庄日昆高级政务部长曾鼓励华语歌剧的巡回演出，留下乐坛佳话。现在，一些设备完善的设施，如茨园民众俱乐部，女皇镇民众俱乐部和淡滨尼天地，更成为戏曲演出首选的剧场，点亮了民众的精神生活。

新移民为新加坡华族文注入动力

新加坡是一个移民国家。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加上稳健的经济发展和高效的国家治理，90年代初可以说是本地域最吸引外来移民的国家。1990年新中两国建交后，迁出国的推力和作为迁入国的新加坡渴求人才的拉力契合，来自中国的移民逐年增加。在1997年，当时的吴作栋总理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宣布“要使新加坡成为一个具有世界主义色彩的21世纪环球大都会。其中一个关键性目标就是使新加坡成为一个人才荟萃之地”。^[4]

90年代以后，吸引了来自中国不同领域的高学历的专业人士、技术人员和艺术专才的新移民。人民协会、艺术剧场、南洋艺术学院、拉萨尔艺术学院的不少艺术家及从事艺术教育的中国新移民为不同门类艺术，注入创新意识而创作出佳作。如陈莉、杨静枫为中小学生编导了文化底蕴深厚的原创舞蹈；杨文仲、艾家琪风格新颖的小品和儿童剧；白映文、黄萍、秦占宝老戏新演的戏曲作品有历史沉淀，又有传承意义。在语文教育方面，意识到机遇与使命的新移民老师，以他们的专业训练，把课讲得生动有趣。对逐渐提升新加坡华语文的质量，作出了贡献。从发展趋势看，新移民群体也将是舞台艺术从业者及观众的重要来源，也是新华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新移民在许多文艺团体、民众联络所/俱乐部、社区图书馆、会馆开办教导各种中华文化艺术进修班、讲座。有些更投入社团的工作队伍，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推广活动。最近上

任的新移民社长吴东钦，配合南来多年的南音老师吴玲玲和新来的陈金宗老师，合力筹备传统南音社庆祝成立30周年的南音会唱晚宴。吴社长组织在新加坡留学、工作的青年新移民和本地南音爱好者林浜娘、李青萍、温枫敏、蔡锦凤等年轻一代组成了青年团。在百岁前社长、社务顾问傅新春主持的监誓仪式上，11位年轻人成为第一届青年团成员。他们的笑脸上写着肩负重任的自信和诚信，铭记长辈的付托与期待。一场南音演唱晚宴，让人再次欣赏到连接传统的崭新身姿。《风打梨》《出庭前》《记得当初》《元宵十五》《绣成孤弯》《一间草厝》《山险峻》等名曲，让传统南音有了鲜活的新篇章。

此外，新加坡戏曲与舞蹈从业者，也极为重视学术研究交流。戏曲学院与国家博物馆合作，吸引了志于学、勤于术的海内外学者，多次召开了学术研讨会。世界舞蹈联盟新加坡分会，先后召开舞蹈研讨会，深刻探讨社会变革产生的重大影响，推动了舞蹈知识体系与时俱进的建构。自90年代以来，新加坡戏曲学院、聚舞坊、新加坡华族舞蹈剧场在百多次的出访活动里，将原创作品在海外艺术节展演，在世界舞台上展示新加坡作品。

小结

任何文化皆非静态存在。新加坡华人社团守住中华文化的根脉，又在以都市为主导的生活模式中，接受西洋、马来、印度文化。碰撞过程有升沉消长的动态关系。早期华校、英校群体虽有语言差异，华族习俗和节庆，以及重要的文化元素，如自强不息、尊师重道、饮水思源、家庭观念、长幼有序和新加坡的制度文化、行为文化，一定程度上凝塑了大家对社会的共同愿景。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政策实施60多年后的今天，培育出贯通双语的国人有所增加，加上逐渐融入社会的中、马移民，为新加坡华族文化增添了新的可能性。

众所周知，“文化”的内涵非常丰富，绝不是用舞台呈献就能说明的课题。有的学者甚至将“文化”定义为：人类的谋生行为及意思体系。所以，笔者用舞台上的文化景观来隐喻新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尝试用戏剧舞台折射出人生舞台的一些文化现象。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传统源远流长，韧性强大。近年华语文化团体活跃，讲座、演出、展览、研讨会、工作坊，纷至沓来。新加坡华族文化的长河是川流不息的，是动态的。期待新加坡风格与气派的华族文化，充满应变活力，在吸纳和更新中赓续。

注释：

- [1] Adrienne L. Kaeppler “Dance Ethnology and the Anthropology of Dance” in New York: Dance Studies Association Dance Research Journal Vol. 32, No. 1 (Summer, 2000), pp. 116-125.
- [2] Text of speech by the Prime Minister, Mr. Lee Kuan Yew, at “Aneka Ragam Ra’ayat” at City Hall Steps on December 9th, 1959 at 7.00 p.m.
- [3] Georgia Spanou, (2020) Rehearsing National Identity within Cultural Festivals of the Republic of Cyprus, <https://doi.org/10.1080/14780038.2020.1763538>.
- [4] 白士德，《政府将突破旧框框，人民应以开明态度积极配合》，《联合早报》，1997年8月23日。

参考文献：

- [1] Victor Turner, 1974. *Dramas, Fields, Metaphors: Symbolic Action in Human Society*.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2] Frank E. Manning, 1983. *The Celebration of Society: Perspectives on Contemporary Cultural Performance*. Ohio: Bowling Green University Popular Press.
- [3] John Blacking, 1979. *The Performing Arts: Music and Dance*, The Hague: Mouton Publishers.
- [4] Koh Tai Ann, 1980. THE SINGAPORE EXPERIENCE: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Global Village, in *Singapore: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1980), pp. 292-307.
- [5] Vivienne Rogis, (2005) “Same but different: Globalisation and Identity Negotiated through Inter-Cultural Dialogue in Dance”, in ed. Mohd Anis MD Nor and Revathi Murugappan, *Global & Local Dance in Performance*, Kuala Lumpur: Cultural Centre, University of Malaya & Ministry of Culture, Arts and Heritage, Malaysia.
- [6] 林开忠，《建构中的“华人文化”：族群属性、国家与华教运动》，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1999。

题图说明：

本土儿童剧《红山的传说》舞台剧照（图源：新加坡艺术剧场）

作者简介

1979年于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皇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民族音乐学），先后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朱拉隆功大学、曼谷大学、马来亚大学、河内国立电影与戏剧学院。

隶属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的东南亚考古和艺术区域中心首位高级专家、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表演艺术学校首任校长、新加坡戏曲学院创院院长、首三届中国——东盟戏剧周总顾问。现为莱佛士音乐学院讲座教授、《源》杂志专栏作家。

自80年代起，从事东南亚表演艺术与中华戏曲研究、艺术教育、艺术评论与舞台艺术编导。40余年来，为新加坡、中国、越南、柬埔寨的青少年和专业艺术院团导演的舞蹈、戏曲与话剧作品，在国际戏剧节、舞蹈节展演。



为何非散文不可



文图·庄永康

诗人语凡

语凡（曾国平）是《源》杂志“2023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得主，获奖作品是小说《不见的神像》，刚于今年4月6日获得奖金与奖杯。笔者获此喜讯后，联想到语凡于3月23日，在友联书局发布他的第九本诗集《给自己和孤独的星球》，以及第一本散文集《致陌生人》，心有感触，遂成此文。

本地文艺界所熟知的语凡是位诗人，笔者与他的结识是在2018年，大家同黄明恭医生一起，合编接过手来、重新出发的《赤道风》101期。语凡负责“赤道诗选”的筹集。就在那年一次编委欢聚的晚餐后，语凡在地铁站送我一本《草地里的男生》。这是他第二本诗集，由新加坡文艺协会出版。

目前，我和语凡相继离开了《赤道风》编委会。大家仍以投稿人身份与这本刊物保持联系，而语凡已是新加坡文艺协会的副会长。

发布会以“散文与诗的对话”形式举行，语凡邀请了年轻诗人郑泽榆前来对话。文友梁泽洪，则朗读了诗集的序诗《某人和有一些事》、诗作《下班》《旧物森林》和散文《父亲的表》。好听！

写实际生活 不能虚构时

诗人语凡这回为何对散文，或对“非虚构体”的文字书写这般重视，非得与大家说个清楚？翻开散文集中的作者序，便知“写诗的语凡”对于重回散文写作的道路，一直以来都是思潮起伏的：不想虚构也不想写流水账，到底该如何下笔？“一直到台湾林广老师指导我重新写散文。”语凡说。“他认为写作者，即使是小说家、诗人，也应该先把写散文的基础打好，如果连散文都无法掌握，如何能写小说和诗。”于是有了《致陌生人》的写成。

同意尤今老师的话：语凡的散文精简如诗。也毋庸讳言，语凡的散文充满着诗意的表达。对话会上作者思绪凝重，举书中《儿时记忆——俊源街与其周围的老街旧事》一文为例，说用诗来写这些事物就会像流水账，所以非散文不可。他也语气严肃地指出，散文《走在路上》所献寄的部队D连兄弟绍培、令平、灿竹，都是真实生活中的知我者二三子，没得虚构的。相信散文集中对父亲母亲的书写，也是如此。

会上，年轻诗人郑泽榆讲了一句肺腑之言：“书写中要暴露多少的自己，有时候是有很大的矛盾的。”写出多少“真我”，确是散文的一大考验。

事实上，中文词汇中关于“虚构”与“非虚构”的区分，来自英语世界fiction和non-fiction两词，主要用在图书的分类上。这两类书籍往往分置在图书馆的不同楼层，如果你要找一本哈珀·李的小说，或莎士比亚戏剧，就不能在“非虚构”书区浪费时间。

据鄙人浅见，一本好的“非虚构”类书籍带给我们精神上的收获，绝对不会低于想象丰富、天马行空的“虚构”类作品。古人如蒙田（Montaigne）的随笔，今人如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的哲思文丛，都让我们看到“散文”的天地是何等辽阔。

读语凡诗产生的真实感觉

选用什么文体应该是一种文缘吧。本人在大学念的是自然科学，动笔“写作”时是在英文报当双语记者。何人、何时、何地、何事等等，是我的金科玉律，百分百“非虚构”。要是我的写作中出现“虚构”的成分，岂不成了“假新闻”？要坐牢的。尽管文学是临老学吹打，至今

的文学对话



还是安安分分写“非虚构”文体。

感谢语凡诗集《草地里的男生》，助我对这位会计师兼诗人加深了解。书前有台湾陈去非老师写的序言，以及对语凡诗作的举例分析。超现实的蒙太奇手法、魔幻写实、时空交错手法、夸饰手法、虚实互映手法、优美的形式设计、活泼的表意技巧……让我这个虚活经年的老朽，霎时茅塞顿开。

语凡，他就是在老师赞赏的“续航力”鼓舞声中，在台湾的“竞写”风潮中，在台湾《卫生纸》《葡萄园》《有荷》等刊物，马来西亚《什么》诗刊，新加坡联合早报《文艺城》都有作品发表，并在周梦蝶诗奖入围的种种肯定下，哗啦哗啦的出版了九本诗集。这期间，我有幸购得他2020年8月赤道风文艺协会出版的《我们不知道的分类》和以原名曾国平出版的悼念父亲专题诗集《查无此人》（新文潮出版社，2022年4月）。

有趣的是，由于当年他送我的《草地里》诗集，印象中一直感觉语凡好像是个长不大的“男生”。因出席新书的发布，翻了翻“作者生平”，原来他生于1964年，才明白他在会上说的“一个甲子后我是否还在”的感慨。

《草》中的《骑鲸少年之死》，是语凡对青春的悲鸣：

一座游弋的岛由远而近
上面坐一个骑鲸的少年
少年垂老在鲸背

岛屿搁浅在漂油的海边

然而，少年虽死，新诗集中传来了《你的来电》：

……某一天接到你的电话
原来你还能想起我



我吗？很好
像树，哪里都去不了
哪里都去过
而且无意间活了很久

鄙人对洛夫、痖弦、郑愁予并无涉猎，不能乱说。但读语凡诗有个感觉，就是不期然想起这个周末应该到英培安的草根书室去，翻翻一些文史哲的书，或请他签署新著的小说。也想着他会给我来电，或者我致电给他，说着“哪里都去不了，哪里都去过”的话，并告诉他长篇小说我写不了了，只是无意间活到现在。

当然，这种感觉很个人，但产生这样的联想，百分百真实，毫无虚构。

英培安的韧性，或也见于语凡诗中。《雨林十题》：

如果再没有雨林
就以我们的身体为土壤
种下一颗种子

题图说明：

语凡与他的散文集《致陌生人》及诗集《给自己和孤独的星球》（新加坡文艺协会出版）

（作者为本地资深报人）



宗乡总会新届理事会就职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以下简称“宗乡总会”）于10月12日在宗乡总会一楼礼堂隆重举办了第十八届理事会就职典礼，新一届理事在副总理兼贸工部长颜金勇的见证下宣誓就职。文化、社区及青年部兼律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交通部长兼财政部第二部长徐芳达，与来自官方机构、宗乡团体，以及宗乡总会合作伙伴的逾200名嘉宾一起在现场观礼。



文·欧雅丽
图·编辑部

8位新理事加入 首次有女性成员

宗乡总会于9月底完成选举工作，蔡其生连任会长，副会长为钟声坚和曾建权，吴绍均继续担任秘书长，副秘书长为潘家海和卜清鍾。梁善源接任财政，副财政为洪芳芳和原产业委员会主任曾宪民。此外，理事会属下的执行委员会也有一些变动：黄保华接任会员事务委员会主任，杨应群接任文化委员会主任，符诗专接任学术委员会主任，社会事务委员会和青年委员会保持不变，仍分别由陈展鹏和周兆呈担任主任。

第18届理事会共有31位成员，其中有8位新成

员，包括副财政洪芳芳，学术委员会主任符诗专，会员事务委员会副主任陈祖坤，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张学彬，文化委员会副主任萧立娟、王垣寓，产业委员会副主任梁佳吉，以及陈奕姩。这八位新任理事的平均年龄为54岁，其中三位年龄在50岁以下。本届理事会也首次迎来了3位女性成员，其中39岁的陈奕姩还是本届理事会中最年轻的理事。

蔡其生会长在致辞中说，这次宗乡总会成立以来第一次有女性加入理事会，具有重要意义。相信新成员的加入将为总会注入新的思路与活力。颜金勇部长也在致辞中表示，本届理事会有连任的理事，也有新当选的成员，这象征着变革和延续，这种平衡对一个组织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既能确保新生力量带来的创新和活力，也能保持组织的延续性和稳定性。新成员的加入不仅象征着在性别多元化上的突破，也展现了理事会在年轻化和人才多元化方面的积极进展。




逾200名观礼嘉宾起立唱国歌



Mr Gan Kim Yong
Deputy Prime Minister & Minister for Trade and Industry
12.10.2024

主宾颜金勇副总理（左）和蔡其生会长（右）共同举起宣誓书，留下这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刻



宗乡总会首次加入3位女性理事，左起：陈奕姝、萧立娟、洪芳芳

黄循财总理成新赞助人 总会会所地契延长30年

蔡其生会长在就职典礼上宣布，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接任国务资政李显龙，成为宗乡总会的新任赞助人。蔡其生在致辞中表达了对李显龙资政的由衷感谢，并特别提到他在担任赞助人期间，积极采纳宗乡团体的意见，巩固国人身份认同。黄循财总理在接任后表示，政府将继续与本地会馆紧密合作，支持华社的持续发展，并承诺在其任期内进一步深化与宗乡总会的合作，携手共筑一个更美好的新加坡社会。

蔡会长还宣布，文化、社区及青年部已经原则上同意支持延长宗乡总会会所地契30年。明年，宗乡总会将迎来成立四十周年庆典，总会计划举办筹款晚宴，庆祝这一重要里程碑。筹集资金翻新会所，融入现代化设计与设施，提升活动空间的功能性，进一步发挥其作为本地华族文化传承与社区凝

聚平台的重要作用。宗乡总会也将继续与会员团体携手合作，进一步优化会馆的运作，尤其为资源相对有限的会馆提供审计、文书处理及文史档案整理等方面的支持，确保会馆持续稳定运作，传承华社的重要文化资产。同时，宗乡总会将继续和各大华社伙伴深化合作，并不断探讨同其他社区伙伴合作，一起为社会和谐做出贡献。吸引年轻人和女性参与总会和会馆的活动与事务，让会馆更加多元，将是新一届理事会的工作重点。

题图说明：

副总理兼贸工部长颜金勇（前排左五），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兼律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前排右三）以及交通部长兼财政部第二部长徐芳达（前排左三）与宗乡总会第十八届理事暨执委会合照。前排左四为宗乡总会会长蔡其生（理事杨应群和洪芳芳因故缺席）

（作者为本刊副主编）

忧喜

文·邓昀峤

穿过朦胧的雾气，我看见
唇红齿白提着电脑的自己
戴不上那条项链，橱窗里的自己
面无表情的自己，藏在一行行代码的缝隙里
香槟色、冒着气泡、尖声陪笑的自己

透过澄澈的空气，我看见
戴着耳机脚步轻盈的自己
头顶王冠，掌声与欢呼中的自己
明暗摇曳的自己，望着绯红的烛光
面色惨白、泪眼婆娑、无声哽咽的自己

林高评语：

第一节的“朦胧的雾气”和第二节的“澄澈的空气”引人遐思，读者可能产生不同的联想，而诗的意脉也在暗示中有所转折。这是全诗的亮点。全用暗示的语言。意境朦胧，颇可玩味。题目也下得好。

旅程

文·郑琬霖

我一步一步向前走
走下承载我的大鸟
雨一滴一滴向下落
落在美丽的宝岛

宝岛！多么陌生
如未探索的迷宫
每一步都是未知的奥秘

宝岛 那么熟悉
倾盆落下的大雨
是家乡热带雨林的亲切

我一步一步向前走
准备好了！
迎接一切美妙

林高评语：

郑琬霖来自长堤彼岸。“宝岛”指新加坡吧，欢迎到宝岛来求学。她既感到陌生却又如此熟悉。雨是记忆的中介，“倾盆落下的大雨/是家乡热带雨林的亲切”一句是诗眼：它呼唤着新马曾经共有的经验；它伴随着“我”向前走到每一驿站。题目下得好。留学也好，工作也罢，甚至落户于宝岛，都不过是漫漫人生的一段旅程。



两千多日

文·陈嘉宣

我把沙子紧握
深怕从细缝中流出

沙子从手缝中流失
你一双童真的眼睛看着我
从远处挥的手
我把沙子紧握

渺小的沙子
翱翔着天空的鸟
口中残留的味道

林高评语：

以“沙子”比喻时间。深怕时间流走不再回头，所以必须“紧握住”。第二节重复“我把沙子紧握”，更足以见我的心情之惊怕却又无可奈何。你之离去看来是不可改变的事实。最后一节写分离后我的想象，意味无穷。陈嘉宣用三件事物并列来模拟此中的况味。而今我紧握着的“沙子”是渺小的——时间已经变得如此无可指望了吗？“翱翔着天空的鸟”是写你分离后得以施展所能吧；若然，“渺小”与“翱翔”便有了对应而滋生令人心酸的结果。“口中残留的味道”是写我这边的境况吧，那是不堪回味的。题目交代分离的时间，不算长，却有万般滋味。万般滋味真一言难尽。

并非所有的流浪 都在找寻

文·张泽鼎



呵——
我捂不紧的大衣领口
却不这么认为
它追着风
因为风是某人的念想

人行街
路灯的杆铸得古色古香
一张张小广告织成它的围脖
倒也是
这座城市的亲切

拐角
梧桐叶子 满满当当铺了一巷子
我兴奋得像个孩子
但我还是放轻了脚步：

阳光正浅
秋天伸出食指
故作庄重地放在我的唇上



林高评语：

开头即扣住“流浪”写来。我与大衣领口竟窃窃私语，笔致俊美。“因为风是某人的念想”一句带出了“我”与“某人”的联系，使得“流浪”的路上多一些想念，多一些情愫。

各小节的描写有意和题目产生对应。我说我其实没在寻找什么，可所写的明明是“我”乐于见闻的，如此在意趣上就产生多一层回味的空间。文字简洁明快。最后一节“阳光正浅”，浅字用得好，一下子把路上的感觉都打通似的。





狮城的四大美人树

作者·石家祥

古有四大美人：沉鱼的西施，落雁的昭君，闭月的貂蝉，羞花的贵妃。狮城有四大美人树：青龙木俊俏挺拔，型美“芯”更美；雨树浓发华盖，叶美枝干美；风铃木绚丽如樱，花美风情美；“淡不俗”香溢四方，美在气息。

青龙木

四大美人，西施居首。某天她到溪边浣纱，赛过天仙的美貌映入水里，连鱼儿都看得忘了呼吸而沉入水中，因而得“沉鱼”之名。更而因她主动牺牲一己名节成就越国的复仇霸王大业，广为世代褒扬。

四大美人树，我把青龙木列在第一，不仅仅因为她霸气的名字，美丽的外在，更因为她跟西施一样，有一颗非常难得的“芯”。

每天下班回家路过实龙岗一段，两旁时有青龙树挺立，垂下的枝条翠绿婆娑，一如江南的杨

柳依依。放眼望去，左边一排绿色的波浪，右边一排绿色的波浪，确实像两条青龙在舞；而单单看一树一树，也是绿色的蜿蜒向上，也像条条青龙昂首蓝天。在麦波申路近阿裕尼路口，有一行九棵高大粗壮的青龙木，枝繁叶茂，一字排开，风起时，绿色的长发飘飘，蔚为壮观。

青龙木又名小叶紫檀，是红木中的极品，其树芯的生长特别缓慢，据说五年才会长满一年轮，而且“十檀九空”，长成实心，直径超过二十厘米以上的已非常罕见。十年树木，是树不起紫檀的，大概要树百年或者好几百年吧。

学华乐的女儿告诉我，她最想拥有的是一把小叶紫檀做的二胡，她有机缘试过，说那手感与音质的清纯是无与伦比的。爱女心切，我试着找一找，原来紫檀木是按克买的，加上木质坚韧，不是一般的二胡师傅敢做，你可以想象那确实是天价，超出了我的支付能力。于是当年我只好一本正经地教导女儿，技巧是靠你的手和努力，不在乎二胡的好坏。小叶紫檀的二胡只是锦上添花罢了。当然就躲过了倾家荡产的一劫。

紫檀木金贵，除了本身木质优秀，货源稀有，很大程度要感谢清朝皇帝们，尤其是乾隆。据民间传说，乾隆喜爱紫檀家具，令海关一见紫檀木立刻没收送进宫里，于是天下人知天子喜好，无不争先收集，强抢民间紫檀器具，献给朝廷。现存的清朝紫檀家具，前几年一把龙椅拍了过千万美元。故宫太和殿里的龙椅是紫檀木的框架，更是无价之宝。

李光耀先生号召在新加坡植树建设花园城市，特别喜欢植青龙木。不知道是不是除了青龙木四季常青，能挡骄阳，还顺便为新加坡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些财富呢。

雨树

雨树该是树中的王昭君。

rain tree意译过来就是雨树，简单直白。但我觉得应该叫雨伞树啊，你看她横盖十数米的树冠，密密麻麻的叶，完完全全的是把把巨伞。

我看到的雨树，总是用双手捧着娇羞的脸庞。如果说青龙木美在木芯，那么雨树美在她曲张的枝干。主杆往往不到几米就分出三五不等的二级枝干来，枝干往往横长而弯曲向上。横向的长度不一，短的横斜而上，而多数会横出若干米才向上从而形成如手捧莲花的华盖。这些横出的枝干虬劲老道，弯曲的形状千奇百怪，每一颗树都不一样，每一根枝都不一样，似游龙飞舞，或者张草回旋，凛然，悠然，嘻然，姿态万千。

你可以在加冷道（Kallang ave）、裕廊道两旁欣赏雨树，那里她们拱手成荫，任你在正午的阳光下信步；也可以在往返机场的高速公路尾段，或者泛岛快速公路某段，在雨树交手而成的篷下开车穿梭。每一处公园树林，必然会有雨树，雨树一般会高人一筹，冲出丛林，露个伞盖，让你远远地就欣赏到，特别为你着想。

雨树遍布全岛，不论贫瘠偏远，不管烟火繁

华与凋零。

昭君在四大美人中以落雁出名。是她当日离开中原前往边疆的途中，幽怨的琴声落雁吗？还是她在大漠深处文化荒原带去的汉家乐音撼然落雁？不论如何，昭君也是牺牲自己为家国天下的女中豪杰。传说元帝远嫁昭君却后悔不已，苦等昭君回朝。

说雨树是树中的昭君，因为雨树站在那里，只为我们遮阳挡雨，颇有昭君出塞为国避免战争的情怀。还因为现当代新加坡文人每每以雨树入题的诗作，不缺等的意涵：

雨树站在路边等雨
我在雨树下等你
(诗人林方的《等》)

等还是不等，雨终究会来；等不来的人，等多久都不会来的。

其实雨树是在等每日的阳光，雨树是含羞草的大表兄，每日阳光来时舒展叶片，阳光去时会收起叶片。我也不妨借一下雨树的等意：

我的心是你的叶
你舒展以迎接朝阳
我卷着因等待属于我的光

香灰莉木

香灰莉木好像还没有很大众化的华文名字，大概新加坡人习惯叫她的英文名Tembusu吧。

王润华老师称它“登布树”，而我想叫她“淡不俗”。

“淡不俗”就是四大美人中的貂蝉。貂蝉本是一村姑，深明大义，籍美貌与智慧铲除国贼董卓，呼应了“不俗”的树名。

不开花的时候，“淡不俗”就是淡得有点不起眼的那种：淡绿色椭圆型的叶片，棕黑皴裂的树干，不高不低的个头。但开花的时节，那隽永悠远的香氛轻易溢满方圆十米的气场，是沁人心脾的，是醉人的，是惊艳的。真正是“养在深闺人未识”，一朝花开天下知。

傍晚散步不小心走近一株，或者是在垄沟的另一边。你看不到树的叶与干，也不能确定是哪一颗，但你绝不愿意离开，来来去去就在她的香气划定的场内，尽情享受，不知不觉夜已深，人已静。因为“淡不俗”的香气在晚上最是浓郁，较之拜月的貂蝉，更可以闭月——不是摘一朵白云遮脸，真的是闭上眼睛闻香吧。

“淡不俗”另一个不俗的原因大家都知道的，新币五元钞票背面的那棵树就是香灰莉木，还长在植物园里，国家公园局说她已愈150岁。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新加坡的景点就是唐城、圣淘沙、动物园、植物园，植物园比现在的规模小得多，但是唯一不要钱的，我们经常在里面一晃一整天，没少在她的横枝上坐着，晃晃腿，如荡秋千，惬意地吹吹风。

大概是担心日益老化的肢体不堪承受太过频繁的臀挪，现在是圈养起来了，依然是满树的绿叶冠顶。没了小孩子天真活泼的攀爬，依然是生机盎然。夜深人静的时候，望着不远处的天鹅湖，她会想什么呢？

她会记得吗，150年来多少手抚摸过她的身体，多少人坐过她的手臂，多少双眼凝望过她。还有同一双眼里的沧海桑田，同一对父子三十年前来过，二十年前来过，十年前来过，昨天还来；而一位八九十的老太坐在轮椅上来了，她在找扎着辫子时爬到过最高的枝头，和当年拍婚纱照的角度，“淡不俗”看到了她嘴角的笑容，一如六十年前的甜美。

没有偶遇她花开的时候，不知道满树开的是乳白色的小花，还是黄橙橙的一片，如果你看到，请告诉我。

风铃木

风铃木有很多别名，比如“喇叭花树”“紫绣球”“黄牛木”“假樱花”等等。

她开花的时候最美。大如喇叭花，型如风铃，紫、白、红、粉、黄，五色缤纷。往往在几天厚重的雨水后，太阳下盛开，满树都是花，几株连成一片，各种颜色相间，艳丽夺目。而不到几天，风起时，朵朵飘落，树底下如铺满彩色的地毯。花瓣极为水灵鲜嫩，拿起来就脆断了，除了个头大一号外，活脱脱地就是樱花啊，所以被称为假樱花或者南洋樱花就不足为奇了。

风铃木是树中的杨贵妃。

因为贵妃善舞，曼妙的舞姿，律动的情怀，和五色风铃木花在风中飘动的场景何其相似；还因为两者都有羞花的美丽，贵妃的美让“云想衣裳花想容”，风铃花的美在南国里也是倾城的风光，以树花艳压各式各样的花卉；更因为怒放后凄美的凋零，风铃木带给人生命苦短的感慨，贵妃被逼结束生命而造就千古爱情的悲歌，是一样

的打动人心。

风铃木花开的时候，中央快速公路，大大小小的街道、公园、组屋的角落，姹紫嫣红，一树树，一路路，一片片的风光，美不胜收。

风铃木并不是狮城专有，马来西亚也随处可见，被称为“大马樱花”。同根同源，很难想象狮城的树与花并不出现在马来西亚，而马来西亚的花与树不出现在狮城。隔着长堤，同时拥有一样的美丽，并不需要刻意叫“狮城樱花”或者“大马樱花”，称为“南洋樱花”，联合起来，大家一起搞一个新马赏樱指南，让来自世界的游客和两国人民追樱，从新加坡出发，北上吉打、吉隆坡、槟城，循路追两国的风光，一衣带水的历史与变迁，到时可以媲美人们前往日本追樱，岂不是值得期待的盛事？

江山迭代，历经千年，美人从来不缺，但四大美人的名号从无更替，因为她们不仅人美，而且有美的内在。四大美人树亦然：用常绿装点狮城，更是为狮城人民遮阳挡雨，正如在这儿为子孙后代打拼的一辈又一辈。

许通美教授曾用不同的树来比喻新加坡的政治时代：李光耀的时代是大榕树，政府大，民间相对小；吴作栋的时代是“淡不俗”，政府相对变小，民间逐渐变大；李显龙的时代会是什么树，他还在找，但不论如何，那棵树必须是强壮的，枝繁叶茂的，根深蒂固的。四大美人树都有这样的特质。

四大美人树各有各的花季。青龙木每年只开一次，在四月，而风铃木三月和九月，雨树四月与八月，淡不俗六月和十月，都会开两次。因为新加坡一般每年有两个旱季两个雨季。她们与其他的花、树一起，三百六十五天不停歇地装点着狮城。

她们不开花的时候，都是常绿的，尽管绿的深浅不一，形状各异：青龙木绿得油亮，雨树绿得小巧，风铃木和淡不俗则是绿得平凡。各式各样的绿带给花园城市不重复的新鲜气息。

自古君王每每不得不面临爱江山还是爱美人的抉择。街道纵横构筑了狮城的江山，树美人遍布了狮城的街道。狮城人民甚为幸运，可以轻易同时拥有江山与美人。

(2024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入围作品)

《源》优秀文学作品奖2025

为了鼓励本土文学创作，本刊按年度征集小说、散文、诗歌三种体裁的文学作品。由本刊委任的评审委员会，将从已发表的人围作品中评选出优胜者，予以奖励。

2025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征集的作品体裁是诗歌。以下是“优秀文学作品奖”的投稿须知，敬请留意。

资格：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

体裁：诗歌（未发表过的、具有本土色彩的原创作品）。

字数：1200字左右（长词或组诗不超过2000字）。

投稿：即日起至2025年10月15日（由于杂志的定期性质，先投稿者将可能获得优先录用。稿件须注明《本土文学》字样）。

评选：由《源》杂志编委会组织的评审委员会进行评选。

奖金：除稿费之外，优胜者还可获得奖金S\$2000元及获奖证书。

声明：参与者须符合并同意以上条件和规则方能投稿。

征稿启事

经刊登，稿费从优。
原则遴选稿件。来稿一
着公开、公平、公正的
《源》杂志编委会将本

— 稿件录用 —

式，以便邮寄杂志。
供作者本人真实姓名以及联系方
《源》杂志邮箱，并请在文末提
请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文稿至

— 投稿方式 —

品，严禁抄袭、套改、拼凑。
来稿须为有本土元素的原创作
字数介于2000至4000字。
观点鲜明

— 征稿要求 —

稿件及图片。
本土民俗等相关题材的
于新加坡历史、时事、
《源》杂志长期征求关



巫思远作品《梦的地平线#3》亚麻布上油画 100x80cm (2024)